

國立編譯館編輯

王老虎



教育部民衆讀物編審委員會印行

王老虎

亦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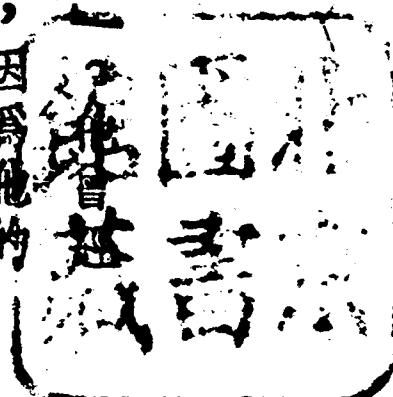
(一)

有一個軍隊裏的朋友，姓王，人家都喊他「王老虎」。他會越過日本兵在淪陷區作過戰，現在在殘廢軍人休養院住着，因為他的兩條腿都從膝蓋以下鋸去了。最初我對這個粗眉橫目的漢子，並不認識，也不敢向他拉朋友，據說，他的脾氣很不好，喝醉了酒就喜歡罵人。所以我每次在街上見他拄着拐杖跪着走過來時，便連忙閃開路，讓這隻沒腿虎走過去。

有一次，我正在一個小酒館裏跟老板閒扯，忽聽得堂倌喊「看座，王司令來了！」當時在裏面喝酒的客人，都站起來向外望，我也跟着立起，外面並沒人進來。我小聲問「那兒來了個王司令？」

王老虎

二



老板一面用刺子打酒，一面笑着說：「那不是，靠着鋪板那張桌子下面。」

桌子下面是一個大肚子酒缸，遮着了視線，半天才露出粗眉橫目的半個腦袋，又半天，顯出上半截身子，右襟上的紅十字，也露了出來。這會兒我看明白了，原來就是「王老虎」。一直等他很難的爬上條凳，我才坐了下去。猜拳行令之聲又起來了。

「你這夥計，給客人開的這個玩笑可不輕。」我望着老板說。

「他們醫院裏的傷兵，會說他當過遊擊司令，誰知道真假！」

「老板，再給俺來四兩酒，一碟花生豆！」山東口音，從大酒缸那面送過來的。

「就來，司令！」堂信答應着，送過酒壺去。老虎一把抓住堂信的手，端起酒杯就向堂信嘴上送：「一個人喝酒，沒勁！」夥計！你來一杯！」堂信是個十六七歲的小孩子，向一邊躲着叫：「沒

這規矩！沒這規矩！」

老虎乘他向後躲的勁兒，順勢一推：「什麼規矩！」堂信向後一仰，又倒退了幾步，差點沒把櫃檯旁邊的酒櫃子踢倒。老虎端着酒杯哈哈大笑。

我低聲的問：「聽說這傢伙脾氣挺壞？」

老板用布抹着酒杯笑着說：「喝醉酒的人，有幾個脾氣好的？我這酒杯，一天也不知得打碎多少。」

「那都是他接的了？」

「不！不！什麼樣的人都有。他倒還好，即使摔一兩個，也都照價賠錢。」

我心裏想這倒是個還懂理的家伙！不過要說他當過司令，未免有點笑話，這大概是傷兵們替他吹牛，要不就是開他的玩笑。

可是一連好幾次，我從人們口中聽到關於他的故事，有些是過

勢的誇大，聽來很可笑，有些却也很真實，指造也捏造不出來；而且還有真憑實據，這醫院裏就有幾個傷兵，是他過去的部下，這故事有許多都是從他的部下口中傳出來的。隨世出英雄，這也許是真的。

日子過的越久，我聽到關於他的故事越多，我以前是躲着他走的，近來是專找機會跟老虎碰頭。可是一看到他那張虎臉，就把我預先想好的一肚子話，全吓沒有了。只是彼此點點頭：「你好！」「你又出來了！」就過去了。

有一次，我在街上，見他正跟一羣野孩子，在馬路邊上比高矮。是有五六個光屁股小孩，把老虎圍在中間，這個說：「我比你高！」那個說：「我站在台階上，就比你高！」另一個說：「我長大了，就會高的！」裏面有一個歪戴草帽夾着書包的小孩，向台階上擠了半天，沒擠上去，忽然發了橫給：「王老虎一輩子也長不高了」

「嘻嘻」這真是個新發現，聽懂這話意思的大孩子們，都嘻嘻的
笑了，聽不懂的小小孩子，也跟着嘻嘻的笑了，連幾個走路的大人
，也嘻嘻的笑了。

我當時心想，王老虎非惱了不可，那知他一聲也不響，就離開
那羣孩子。我却忍不住了，走過去把那個夾書的小學生訓斥了一頓
：「快去上學！」因為那正是我的一個學生。

王老虎一看是我，臉紅紅的：「小孩子，有口無心！有口無心
！」

我立時覺得他很天真，也很大量，因為有許多傷殘的軍人，要
受了這樣的侮辱，非大發雷霆不可，而王老虎却能忍受了，真不易
。我馬上覺得這人夠朋友：「這些天，怎麼不見你坐酒館了？」
「沒開餉，腰裏空了！」他拍了拍口袋。

「沒關係，我請你！」我立意要交這個朋友。

王老虎

五

「不！不！不！那能打擾你！」

「不要緊，我自己家裏有酒，不用花錢！」

「那，這樣好了，我去買點花生豆，咱們晚上見。」

從此，每逢他腰裏沒錢的時候，我便邀他到我家裏來。他也不白吃，只要開餉，就替我的小孩子買幾封糖果來。我們一面喝酒，一面閒扯。我是有所爲的問，他是無所爲的扯，扯來扯去，就扯出好些可泣可歌的故事。我就把每次，他所說，我所記的故事，大概整理了一下，成了這篇東西。

以下的話，便都是王老虎說的。

二

我是個唸書不多的粗人，在軍隊裏混了十四五年，受傷那年，我剛滿三十歲。在雙龍廟之前，我也打過許多仗，受過好幾次傷

；憑着這點汗馬功勞，我當上了排長。

我們的隊伍住在山東境。抗戰開始以後，我們下面却跟着挨全國人的咒罵，你看我們冤不冤？及至在山東調了一部分隊伍過河參戰，却喜我也是過河的一個戰鬥員。那時我向我那一排弟兄說：「這可抓着跟日本小鬼拚命的機會了！」

可是我們過河的人數太少，頂不了大事。在山東北部跟敵人打了半月，諸果是受不了敵人的壓迫，就隨大隊向後撤退，在撤退的時候，又跟大軍失了連絡。那知退到灤口橋——這是黃河上三座大鐵橋之一——一看，橋已被炸成了好幾段。不但橋炸了，連河北岸的船隻，一隻也沒有了，都曳過河南岸去。

我的脾氣，確是很暴躁，當我帶着隊伍退到這裏的時候，站在黃沙茫茫的河岸上，手指腳跳的大罵，罵日本人，也罵那炸橋的人。可是那滾滾東去的河水呀，牠能把我聲音送進到敵人的耳朵裏嗎？但是我不管這些，一直罵得嘴乾舌焦了為止。

王老虎

七

那時候，沒來得及過河的隊伍，並不極我這幾十個人，因為當時的情形，是已到了前無退路後有進兵的危險局面。河岸上人喊馬叫，河裏面也是呼爺喚娘的嚷「救命！」還好的，是敵機沒來轟炸，可是眼前這滾滾的河水，也夠要人命的。我是在黃河邊上長大的，很知道黃河的水性，看着沒多深，但是一伸進腳去，便很難拔出來，除非你懂得輪倒身子向岸上滾，才不致被泥將全身吸進去，懂得這方法的人並不多，因此，我就禁止他們向河裏跳，已經跳下去的，命令部下找繩索，從泥裏向外拖人。

這樣拖了有二十幾個，敵人的騎兵追上來了。所有在河北岸的人，本來就夠亂的了，這時誰也顧不得誰，哄的一聲，分頭亂跑。卻喜我這裏離橋尚遠，而且又有一道河堤擋着，敵人騎兵一時也看不見，再加上我總算個頭兒，士兵們雖說心裏想溜走，但看我不動，他們也就立住脚。

其實，我那會兒，心裏也是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究竟是跟敵人拚了呢；還是等天黑了找船過河呢；還是先離開這危險地方呢？反正只有這三條路，可是我說不出走那一條好。

「排長，快走吧！到那裏說那裏，再僵一會兒，讓敵人發現了，咱們連吃飯的傢伙就保不住！」這是我的一個上士排副，姓齊的說的。他是湖南人，可是說得一口很好的北方話。

俺一想，這也對，先保住腦袋不被馬刀割掉，再想辦法也不遲。我望了望那羣帶水裏拖出來的泥鬼，不，他們已變成冰棒了——那正是初冬天氣，北方已有幾個地方見了雪，他們在西北風下站了半天，渾身的泥水，焉有不凍成冰塊的？——有幾個已冷得嘴唇發青，上下牙哆嗦亂響。我本想問他們是否願意跟我走，一看這情形，再待一會兒，這羣活冰棒都得倒下去。我說：「咱們跑吧！」

究竟跑了多遠，我不知道，因為我們沒帶地圖。問了問老百姓

，他們也不知道漢口橋已經被炸，可是知道中國兵正跟日本人打仗，打仗的地方，彷彿還離得很遠。我們走了幾個村子，村民對我們還客氣，可是一提到借宿，他們卻說非有黃村長的命令不可，他們說村長那裏有支應兵差局，只要得村長許可，無論你多少人的喫喝睡用，都可以設法，我們問：

「黃村長在那裏住？」

他們說：「他老人家常在寨上住，要是那裏沒有，你們可派個人到黃村他家裏拜訪他。」內中有個上了年紀的老頭，走到我面前說：「聽你這位副官說話口音，也不是外鄉人，我告訴你個訣竅，這黃村長是俺這太平寨方園幾十里，有把子力量的人，脾氣挺別扭，喫軟不喫硬，惹他急了，任誰他也敢揍；可是人卻極公正，俺這裏的人，很少有到縣裏打官司的，大至殺人命案，小至丟雞失狗，祇要村長一句話，沒有不了的。你們去，好話多說點，管保你們喫

喝不愁，村長也極好朋友，不過你們得約朋友才成。」

我們謝過老先生的指點，就投奔太平寨的大路，這一帶真不愧稱爲太平世界，此刻正是日落西山時候，四外村莊，均已騰起陣陣炊煙，三五農民，荷鋤晚歸，牽牛牧豎，唱着山歌。我是個鄉下出身的野孩子，對這田野間的自然風光，不禁有點留戀起來，我對身旁走著的齊排副說：

「打過仗以後，我得放下槍桿扛鋤頭了！」

老齊是個比我还更能硬起心腸作事的漢子，現在也露出了懷念家鄉的神色，可是嘴裏却說：「這什麼時候，还扯這些閒篇，你別教眼前這太平光景給弄糊塗了，說不定那天敵人的太陽旗會飄到這安靜的村莊來！」

我一聽這話，半天沒言語。

又走了一程，太陽已落下去了，隱約中，我們看到在一片白楊

樹邊上，閃出一座城寨的垛口來，我一拍老齊的肩頭：「排副，你辛苦一趟吧！留點神，別把老頭惹着了，好話多說點，咱們今天這頓飯喫上喫不上，專看你這一說了！」

老齊去交涉的結果，是出乎我意外的順利。他到那裏把我們的來蹤去路一說明，黃村長馬上就答應：「這事我一定幫忙！」立時就替我們找房子，弄鋪草，挨家挨戶借被窩，並且還殺了一條肥豬來款待。一直把各事料理清楚之後，老頭才到我們臨時住所關帝廟來找我。老先生興頭真足，一進廟門，我在二殿上就聽到他那洪亮的聲音，響聲響氣的，簡直像敲鑼一般：「王排長呢？俺來拜訪拜訪俺這老鄉！」我本在屋裏洗腳，一聽這聲音，襪子也顧不得穿，趿着鞋穿過正殿就迎了上去，這時老頭已大步邁上台階來。

「哎呀！老先生，這真担当不起，剛才到貴府拜訪，老先生正爲我們的事出去了，這真是，打了敗仗的人，到貴處騷擾，實在怪

慚愧的！」

「勝敗兵家常事，沒什麼關係，只要不懦了，還敢拚就是好漢子。剛才我一聽那位齊老總說，就知你老兄是個硬漢！敢拚！真不愧為咱們山東哥們！我老頭子年紀到了，槍刀陣上，眼看沒分兒了，老哥！這救國救民的担子，得老哥你們這年青一輩的人擔當了！到小地方來，我旁的大忙幫不上，幾頓飯是管得起的！」

說話之間，我把老頭兒讓進偏殿小房裏坐下。他一面說話，我一面留神他的神態裝束；這真是一位道地的北方老爺子，禿頭，亮眼，顴骨很高，樣子極威嚴，有一部很整齊的花白鬍子，看眼神，該是四十左右，看鬍鬚，怕有六十開外了。上身穿着獾尾巴土布棉襖，腰繫着藍布腰帶，下身穿着青色紮腿棉褲，個子不大，腿更顯着短，可是看他剛才上台階那幾步走，却很是利落，我心裏說，「這真是現代的一位老英雄！」

王老虎

一三

「老爺子，您今年高壽？」

老頭捋着鬍鬚大笑道：「還小呢，今年七十一了！」

「七十一了？身體這麼剛強！」定是兒孫滿堂了！」

「那裏還剛強噢，去年我練趙拳，還不見氣喘，今年可有點差勁了；可是我還是練，不練，這幾根老骨頭就會落了架。孫子還沒見着面，兒子女兒倒托福，各有一個，可是女兒在濟南教學，聽你們說這樣子，濟南很危險，大概我這裏派人去接他，也不一定能過去河，我正爲這事擔心呢！」

我正待要安慰他幾句，只聽門外一陣腳步聲亂響，有人用腳把門推開，只見一個長工打扮的漢子，捧着一盆炭火，滿臉通紅的進來，嘴裏不住說：「好燙！好燙！」他剛把火盆放下，外面就擠進一羣兄弟來，搓着手亂說：「好冷！好冷！」我正要揮手要他們暫且先出去，老頭說話了「噫：怎地他們身上這麼多黃泥水呀！快烘

「火吧！」馬上就吩咐長工：「去，告訴寶生他娘，把柴房裏堆的那炭挑了來，替老鄉們把衣服烘乾！」我就攔着說：「不必！不必！有這盆火足夠了！」老頭卻執意非拿不可，經我幾次攔阻，才算答應不拿木炭，可是得挑幾担劈柴來，他說：「小心凍壞了身體，身體是作事的本錢，身子沒了，憑什麼打仗，你說是不是？」我當時真不該應該如何感激才對，只是連聲說：「是！是！」幾個弟兄，也是很少受到人間溫暖的，看人家這樣額外照顧，感激的幾乎要流淚了。

老頭在這裏又換了會兒，看各屋裏火都升着了，這才告辭出去。我們的身體，也實在困乏到了極點，馬馬虎虎把飯喫了，派人輪流着烘衣服，其餘都呼嚕呼嚕的睡着了。

這樣喫了睡，睡了喫，胡喫悶睡的過了三天，精力算恢復過來。有了精神，我便開始思索；這裏固然是飽暖之鄉，可是我們是軍

人呀，軍人是不應該只圖飽暖，軍人的生活，應該是在戰場上；戰場上的生活，當然比較艱苦，但是這艱苦的生活，是有價值的，可貴的。如果我們就這樣懶散下去，一個一個都養得肥頭大耳朵的，那簡直就成了一羣豬，豬有什麼可貴的？我們該走了！可是走到那裏去？本隊找不到，河又過不去，我們成了一羣無依無靠的孤兒！我也會私下跟齊排副談了談，他是極力主張「拚！」這意思是不錯，可是看手裏這一幫人，曾經共過患難的，當然是我說什麼他們也聽，至於半路上加入的，他們能一條心嗎？我如此如彼的想了兩天，才決定先召集大家談談，聽聽他們的口氣。於是便把弟兄們集合在廟院裏空地上。我說：

「咱們不能再在這裏蹲着了！這不是咱們軍人久住的地方，得想方法活動活動了！你們誰有什麼高明的主意，不妨提出來！」

我一連如此的說了三遍，他們都像啞叭似的，誰也不開腔。弄

得我很僵。還是齊排副聰明，他說：「別鬧這些洋辦法。這樣鬧一年，也不會有什麼好結果，我看還是把幾個頭目集合起來，咱們再討論！」

我一想：這話也有理，我們的士兵，從來都是被動慣了的，一且要他在會場發言，他還不如掛說什麼好，開會徒是耽擱時間而已；但是又不然不跟大家商量，因這事關係很大，是決定幾十條性命生死的問題，全依我個人獨斷獨行，下面不知道我存什麼心，我不知道他們打的什麼主意，這貌合神離的團體，也不會長久。我的意思，是希望這團體的人，能大家一條心，這樣才能有力量去打擊敵人。所以我一聽老齊說召集幾個頭目商量，覺得頗為合理。幾個頭目雖非全體，但每個頭目都可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見。於是我馬上便點頭答應說：「好！」

這幾個頭目，我有介紹一下的必要，第一個，是外號叫「傻大

胆」的胡魯勝，也是咱們山東人，沒當兵之前，在車站上當力行，肩膊上可以扛十袋麵粉；你算算，一袋面粉是三十八斤，他那點力氣，就夠瞧的了。有次他跟水碼頭上的力夫爭生意，爲着一包大米，優大膽一拳頭接倒了人家一個，當時就有六七條漢子，把他按在地上，十幾個拳頭雨點似的向他那黑脊背上，光頭上，屁股上，腰膀上亂揍，接巧我從那裏經過，看好幾個人打一個，未免有點不公平，再則被打的人，在下面不見反抗，也不見說話求饒。我看再打一會，準出人命。我火了，不分青紅皂白，走上去三拳剛脚，便把衆人裏邊知道不是我力氣大，本領高，乃是我穿着老虎皮，又帶着手槍，那羣人再多點，見了軍人也得害怕，躺着被揍的漢子，本是頭埋在地上，衆人散了之後，屁股一板爬起來，拍了拍身上的土說：「不接了，老子該走了！」我一看這傢伙，怪有個意思，便跟上去問：「呃，夥計，爲什麼他們揍你？」他說：「還不

是爲了肚子餓！」「你又怎麼不還手呢？」「人家人多，打不贏，是一；俺輸了理，該揍，是二；我當然是不還手了！」我心想，這人當兵一定是個好材料，便問他：「你願意當兵嗎？」他擺了擺頭說：「當兵的沒一個好東西！」我說：「不見得！比如我！」我指着自己的鼻子說「我就是個好東西，要不是我來救你，人家早就把你揍爛了！」他歪着頸，斜楞着眼望了望我：「哦！俺說怎的？那些小舅子都跑了呢！」我一看他的意思有點活動，便馬上把當兵怎樣好怎樣舒服的道理瞎吹了一大遍，並且把當時軍閥隊伍中最流行的一首歌謠，也念給他聽，那歌謠是這樣的：

家有千頃住高樓

不知當兵在外頭

不種棉花穿大布

不種芝麻與香油

不栽稻秧與白米

鐵桿莊稼月月收

他聽這歌，喜得眉開眼笑的說：「俺連半畝地一片瓦也沒有

，當兵更自由了！」我說：「可不是，這年頭當兵的就是太上皇，誰敢惹！」他說：「只要不受氣，不餓肚子就成！」於是便跟我到營裏補了個名字，官名就叫胡得勝。這是七八年前的事，也是七八年前當兵的思想，現在當然大不相同了。

抗戰以後的胡得勝，脾氣還是那麼暴躁，心地却更加純潔了，一開口便是「大刀向敵人頭上砍去！」再不然是把「冒着敵人的炮火」。改為「抱着敵人腦壳！前進！前進！」真是我的一員「猛將」。

第二個，是我們團本部裏一個唱小丑的戲子，人又瘦又矮，整天擠鼻子弄眼的，賣弄聰明。姓侯，叫侯海云，人們都叫他「瘦猴」。瘦猴過去的歷史，我不甚清楚，講話的口音也很雜，聽不準是那裏人，這小子沒一句實話，只要有利可圖，他會連姓也賣了的，十足的一個老營混子。他來到我這一排裏，是上面硬派下來的，我

不要他不戒。可是這種人，也有他的長處，膽計大心細，詭多端，能收服了他，也不失爲一個「幹才」。

第三位，是從冰棒裏挑出來的黑大漢，是真黑，比我還黑，比胡得勝還高大。我跟他談過兩次話，也是心地坦白近乎傻大個那一流的人，不過却顯着精明些。他原是二十九軍的，姓馮叫馮占標，早親日本兵在長城外打過仗，說起來算是我們前輩的抗日英雄了，河南人。我們以後都喊他「大老黑」。

第四個，叫余志明，是我們這裏面頂年青，也頂漂亮的一位，才二十三歲，中學堂畢業。他彷彿唸過幾本洋書，初來的時候，整天說洋話，什麼「也是」「諾」「古得」「搜兒」，嘖！簡直成了洋聖人，把我們唬得一楞一楞的。可是怕打仗，一聽炮響，什麼「也是」「搜兒」的，都跟着砲彈跑了，小臉吓得焦黃，不過這並不是爲病，雖在頭一次打仗的時候，也露出過本像；據老齊——咱們

那位頂勇敢的排副也是我的一位得力頭目說，他放下書本到軍隊裏，頭一次打仗，吓得撒了一褲子尿。只要慢慢歷練，余志明也終有膽大的一天，我是這樣希望他。

幾個頭目到齊之後，我又把自己的意思重述了一遍，先問大老黑：「馮班長，你有什麼意見，提出來，咱們大夥商量！」人家尙是客卿地位，我的話也顯着客氣。

「排長！聽你的，你說怎着就怎着！」大老黑的話很簡單，可也很實在。

接着問胡得勝，其實是多餘，胡得勝還能有二心；但這是開會，不能不作個樣兒，「胡班長！你呢？」

「我呀！」嘴挺大，露出一排黃牙來「我沒主意！」

「這不像話！」我說。

「噢！怪啦！你說怎着咱就怎着完則，幹嗎非要主意不可呢？」

「胡得勝覺着我問得蹊蹇，我笑了笑，沒理他。」

我把眼掃到瘦猴，他彷彿憋了一肚子意見，沒待我問，他先張口了：「老王，我說句喪氣話，咱們現在一無糧二無餉，與其大夥在一塊受罪，不如散伙的好！俗話說『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咱們現在就到了各自奔前程的時候了。有福的屍，弄幾個路費回家，運氣差點的屍，也祇能認命，這是一；二呢？不散也有不散的辦法，這就得按今天咱所說的意思，大家『團結一心』，捧大哥你為王，把隊伍扯上山去，在這兵荒馬亂的年月，沒本錢的生意頂好做，弄個十萬八萬，簡直比吹燈草灰還容易！」

「放屁！」胡得勝是頂不愛聽這一路的話，尤其他才受過黃村長招待之後，很受感動，所以瘦猴一說完話，他就站了起來，我知道他要炸，馬上也站起來！「胡得勝！幹麼？」

「幹嗎？」胡得勝要摸槍：「我問問這王八旦，他有良心沒有

？」

「這是會場，別胡鬧！」我說。

瘦猴這話，確是可惡，會場的幾個人，臉色都變了。

齊排副在一邊站着，不說話，余志明躲在牆角上，瞪着大眼，

極是喊：「打不得！」大老黑緊貼着瘦猴，明為掩護，實是怕他掏

槍。瘦猴白着臉冷笑：

「就算我的話不對，也犯不上掏傢伙呀！」

胡得勝氣得連額兒頸都紫了，經老齊勸了會子，他才坐下。但

仍然是佛味佛味的生氣不止。其餘的人，看他坐下了，也就陸續歸

坐。余志明從地上拾起日記本鉛筆，也挨着我身旁坐下，他知道，

就是吹餅，也沒人敢向我身上打，連我自己也有這樣自信。

我看瘦猴，的確是討厭，但是我不能像胡得勝那樣冒失，一句

話聽不順耳，就動手槍；也不能因為瘦猴說錯一句話，就槍斃了他

。我是想，在這種時候，大家誰也別鬧意見，都和和氣氣的把力量集中起來，好對付敵人。

「侯海云的話，也有點理由，」我看他們都坐下以後我說「可惜的是發洋財的年頭已經過去了，再倒回十年，我一定贊成。現在戰爭的性質不同過去。我們的敵人是誰，各位也明白。我們當軍人的責任，是保國衛民，現在打了敗仗，已經夠丟人了，再去害人家老百姓，就更加混蛋。我們看看這裏裏的老百姓，人家替我們燒茶作飯，開窗問暖，那一點對不起我們，我們還能忍心去搶人家嗎？這是一個不能瞎鬧的理由；第二、是鄉下人並不都是愚昧可欺的，侯別以為他們怕軍人。因為有田產束住他們身體，見了咱們不得不低頭吧了；也別瞧不起他們老土包子，他們差不多手裏都藏有傢伙，過去有許多幾千整百的敗兵，因為紀律不好，被老百姓解決了的，勸慰我們這幾十個人，那佔山為王，根本就不可能；三，即使我

們僥倖弄個十萬八萬的，敢保險準能落住嗎？咱們從滄州下來這一路，所見到聽到的，有許多財主，他們那一個不比咱們闊，可是敵人一到，又有幾個不是人財兩空的？咱們現在雖說苦點，可是我們有這條命這樣槍，就比那百萬富翁還自由。命和槍，就是我們的本錢，我們就拿着這本錢，去找日本兵，要敵人的血洗去我們「打劫仗」的污點，那才叫英雄。能從敵人那裏找來我們所需要的東西，那才算本領。即使發洋財，祇要各位願意跟俺姓王的幹，管保俺不讓你們發財！東洋財！」

「俺不會講演，可是事擠到那兒，連嘔吐也會說話。當時大家都勸俺成天說：『咱們應該這樣作！』」

魯西產糧時又根據我這話，補充了一點。他的意思是：我們們已經跟大隊失了連絡，此後的一切補充供給，大半得靠着老百姓，如果老百姓得罪了，我們的生命就很危險。他並且還說了個很有趣的

比喻，他說，我們好比是一羣游魚，共可然好比是活水，水離了魚還是水，魚離了水可就沒法游了。

大家的意見二致以後，事情就好辦多了。那隊伍大致陸續了一下，核對人數，新舊共計五十四人；武器，我們還有五十幾條長槍，兩挺捷克式輕機噐槍，一門遞進八二迫擊砲。迫擊砲是大老黑從二十九軍帶來的，因為我們沒有砲彈，而且此砲的行止，也一定是流動得很，不便攜帶這笨重武器，便送給黃村長，算是補與人家招待的禮意。老齊同時給我個意見，說我們人數雖少，也應有個番號，舊的番號，因為人是稀少的，不合用了。我說：「這也是，可是叫做什麼軍呢？」他說：「現在隊伍作戰，都用去官別號作部隊番號，你的官名『大勝』兩字也可以，但不如用你的小名『老虎』倆字好！」

我很突然的問他「你怎麼知道我的小名？」

王老虎

二七

他笑了笑：「胡得勝早告訴我了！」他馬上從屋裏拿出一張事先擬好的公文來，指點着說：「咱們對友軍交涉什麼事，用這個名義！」

獨立遊擊支隊司令王大鵬

對敵人，用這個名義：

老虎部隊

他指着「老虎部隊」四個字向我笑着說：「這是萬金油牌的，『虎』字說說不能『虎』住敵人，全看你王大鵬怎個作法了。」

這幾天，村民們已經從我們的弟兄口中，知道了仗打的不好，而且弄交通綫附近的老百姓，也有逃難到鄉下來的。並且還有個謠傳，說日本人已佔領了齊河縣城。這平靜的太平寨也有點騷動了。據黃村長有辦法，他一面派人替難民安排食宿，一面派人到外面

打探消息，同時又不斷的到我這裏來挽留，不希望我們走。我們認為敵人此刻正用全力進攻黃河，決無餘力來照顧不靠鐵路的地方。這正是我們殺敵的好機會，再則太平寨離城尚遠，眼前不致有什麼危險，如果以後有着我們的危險，我們一定幫忙。這樣老頭才敢對我說：『就是這樣，我也不便強留，以後有機會，從附近路過，希望你派人送個信，我去歡迎你！』

剛走的時候，村長又替我們烙了一百多斤大餅，五十幾斤腊肉，村民們排着隊，一直送出寨外六七里。這時正飄着小雪，西北風也刮得正緊。可是我們看到這堆一團火也似的花白鬍子的老者，並沒感到那正是冬天。

三

論打仗我的經驗也不算豐富，可是比起齊魯謀來，還差得

多。人家不僅有從戰場學來的實戰經驗，而且從書本上學來的知識也會變化活用。例如關於遊擊戰的理論，有許多都是我聽都沒聽見過的。

老齊，這傢伙的精力，究竟有多大，我真的不敢估計。他到我們這個部隊來，時間並不久，他到這裏來，是據說來的，因為他跟我們這個部隊，沒有什麼特殊的關係，所以只當了個上十排副。

最初，我對這位像根旗杆似的瘦長漢子，也不怎麼重視。因為有許多投奔而來的，不是地位低，就是嫌人家瞧不起他，於不了幾天就溜開了，可是老齊却不然，他從未對我發過牢騷，什麼事都肯賣命的幹，漸漸地使我對這個「湖南牛」發生了好感。他作事一點也不含糊，在平時訓練士兵，太認真了，很易惹起士兵的反感，說他「窮嘔咕」。可是一到戰場，不含糊卻是最高尚的品德。我們在德州附近，有幾支衝鋒，老齊是頭一個跳出戰場。他本不會要

大刀，可是到砍起敵人來，他用得比誰也靈活。他平時很少說下流話，可是一到真殺真砍的時候，什麼樣的粗話，也罵得出來。但是他有一樣，脾氣太倔強，一個主意拿定了，九條牛也拉不動。因為我知道他是個幹材，所以在改編的時候，就提升他作我的參謀。我說「提升」這是很可笑的，比如我這個「司令」並沒有誰正式的委我。這有一半原因，是我願意幹，另一半原因，也是他們大夥兒捧場。在抗戰初期，像我這樣的游擊司令，簡直多得不可勝數，並不是貴，可是像老齊那樣的好參謀，卻真是寥寥無幾。我這一生，能交到這麼一個好朋友，也實在是一種幸福。他曾向我談過，他說：「打仗，就跟變戲法一樣，玩弄是假的，功夫卻是真的，能不能騙住敵人，就看你手法怎樣。我們現在要故意誇大我們的力量，要你掛上司令招牌，目的就是使敵人莫測高深，他要想消滅我們，也得考慮考慮王老虎到底有多少人！如果我們老老實實，僅僅把個「王

排場的牌掛出去，保證不出三天，就會被敵人砸了！」你聽聽，不是行家，就說出這種話麼？

我聽打慣了硬仗的人，尤其這幾次，整了我一肚子的氣，所以在離開太平寨的途中，我就向老齊說：「這次出發，指揮大權都在我手中，非打幾個硬仗，不能出這口惡氣！」

老齊說：「你這硬仗怎麼打法？」

我說：「碰見敵人就揍，一直揍得他爬下不能動為止！」這也是鐵心胃，有進無退的戰術，我向來是討厭那聽見砲響就向後轉走的搗鬼玩意兒。可是老齊卻說這辦法太蠻，說不定敵人還沒有爬下，咱們已經倒了。我覺着很稀罕，打仗沒有不變的：「依你的文明辦法，該當如何？」我問他。

他說：「咱們現在要緊記着這四字真言：『避實擊虛』，這戰術不僅是游擊戰的原則，也是一切戰鬥的不二法門。尤其我們此時

王老虎

三四

部隊」這不是笑話！」

跟老齊在一塊相處，將近二年，他向我眨眼就只這一次。老齊急咧咧的說：「我就是這個主意，你愛聽不聽？」

大概真有本領的人，自信心都特別強。上文說過，他覺着他的辦法對，你用九條牛也拉不轉他的意見來。我跟他抬了半天槓，他罵我混蛋，糊塗，不知死活，說我是送死鬼，又說我英雄主義的觀念太深，我也不客氣的把髒話，怕死鬼，凡是我所能想到的不好聽名詞，不管對不對，也都加到他頭上去，甚至連他頭一次打仗吓得把尿撒在褲子裏的老事，也都翻了出來。可是他決不更改意見，他說要不照他的方法辦，他決定辭職不幹。這一下子才把我制住了，因為我要離了他，這個司令當不成事小，這幾十個粗野漢子，怎麼交代事大。倒轉十年上去，我決不發愁沒有辦法。他們願意當土匪我就敢帶他們上山，願意投降，我就敢他們一同放下武器。俗

話說，作一個好人頂難，作一個壞蛋最易。我現在是一心一意想作一個好人，把這一枝亂七八糟的遊擊隊領到正路上去，卻有非好幫手不可。因此老齊一提辭職不幹，我馬上就把「硬拼」的成見收回去：「好！好！聽你的！祇要能多弄死幾個敵人，你說什麼我都依！」其實，我真正的心服他那段理論，總是在兩三個月以後。

老齊這傢伙，也是極其天真的，他見我接受了他的意見，登時把一臉的怒氣散去，喜得眉開眼笑的說：「老王，你不算混蛋。我過去遇到幾個上司，都是愛自作聰明，旁人勸他，他不但不聽，反要攆人家滾蛋。結果把整千整百的弟兄都送到死路上去。事後他明白了，再找我去幫忙，並且還一再聲明，要我參謀主任或集團附之類的官職，我連信也不回。我就是這麼個整扭脾氣。要是那裏能蹲下去，當二軍兵我也不嫌小。要是上司是個混蛋，他一月給我八萬，整天喊我「老子」。我也不幹，這次我到你們這個部隊來，並沒

打算長幹下去。一來是我路過濟南時，腰裏斷了盤費，先找個喫飯的地方，現幾天再說。再則是，我想看看這個部隊的內部，到底是個什麼樣。我直話告訴你，我來你這兒，只隨便找了個符號證明我當過少尉排長。其實那符號是假的，連姓名也不真。我並不姓齊，不過現在「齊明健」這名已叫開了，不改也好。我並不重視虛名，只要真能為國家作點事，替朋友幫點忙，名不名又有什麼關係！

我馬上問他：「你既是沒打算長混下去，為什麼又不走了呢？」

他說他捨不得走了：「這裏的弟兄雖然粗野點，但是心地都很純潔」。再一個原因，是抗戰爆發了，他不便走，也不願意走，「反正到那裏也是打仗，何又非挑地方不可呢？」

我們一面走一面談，當我節節步的時候，身後的幾個傳令兵，

那一羣不停的，輕着脚步小心翼翼的跟着，現在看我們倆臉色平和了，便也都有說有笑的了。有一個就問老齊道：「參謀官，你既說在那裏也是打仗，爲什麼剛才又非辭職不可呢！」

老齊一笑說：「我說辭職，是辭掉參謀之職，這個上士排副的差使，我並沒意思辭呀！」

他這話說得我們都笑了。

依着老齊的計畫，我派出偵探，要他們到各處緝訪消息。凡是敵人有露洞的地方，我們都去收拾了他。例如溜出防地在外圍搶奪老百姓的少數敵兵，或是站在曠野擔任警戒的哨兵，以及傳遞公文的敵兵，替敵人當走狗的漢奸，我們都想法宰了他們。比較硬性一點的戰鬥，也不過是攻擊小據點的敵兵，截擊敵兵押運彈藥的車輛。此外是得機會就去破壞敵人的交通綫，如砍倒電綫竿，拆卸鐵軌等，算起來，頭幾個月，我們的成績還不壞。就算一天弄死他一個

吧。這幾個月，我們也打死了近百的敵人。這種關着門打瞎子的辦法，雖說是不中聽，但是我們的人，（因為我們是主動的，而且地勢極熟，老百姓又能替我們掩護）傷亡的可很少。就有一回去摸敵人，胡得勝的兵，有兩個跳過牆去，被敵人的惡狗，咬住了腿，沒得出來。此外就是余志明害了一場大病，我把他送到太平寨去休養。來投效的天天有，不過享福享慣了的，實在過不了像我們這樣的生活。無論白天夜晚，都是風裏去，雨裏來，再加上飢一頓飽一頓的，身體差一點的，怎能受得了！如果遇到大隊敵人來攻打的時候，還得加上一萬個小心，像老鼠也似的，到處躲避。我記得有一次，敵人把各據點的兵力，抽調了有三百多人，分頭來搜捕我們。我們一夜換了六七個地方。那次敵人的計畫，是要用一個禮拜的功夫，消滅了我們這個「老虎部隊」，可是他白費了精力。當他們到達我們那個住地時，我已經帶着一百多人從空隙中竄出來，溜到

他的後面了。

說到那次敵人的攻打，就連帶想起個故事來。

那是我們竄出敵人包圍圈以後的第三天晚上，我們攻進敵人所佔領的一座村莊。這個村莊已被敵人佔領了將近兩月，工事作得相當堅固，沿着村莊邊沿上，設有一道鐵絲網，裏面的交通壕都是從民房下面穿過去的，上面並且蓋有很厚的鋼板，村民早已被擋了出去，村內的高樓大廈，全住了敵兵。據我們偵探所得的情報，裏面有一個中隊以上的敵人，是屬於第九師團十七聯隊的一部分。他的大隊部也設在裏面。對於這比我們多上一倍的敵人，我們一時還不打算招惹他們，因為我們的力量還不夠攻取的。我們此次由這裏經過，也是像往日一樣，有意躲避着敵人走，可是事有湊巧，我們從離敵人工五里的小路，經過時，却碰着一個老百姓向我們報告，他說他的兒子被日本兵拉走了。我們就問他一拉到那裏去了，有信沒有

「老頭說，聽他們逃回來的伙子說，日本兵去捉王老虎去了，那邊打的很兇，他非常擔心他兒子的生死。」

我們聽了這話，覺得非常可笑。日本兵根本連王老虎的面還沒見，怎的會打得很兇呢？老齊馬上就問：「你的孩子，是給那裏的日本兵拉走的？」

老頭順手向黑暗中一指：「還不是東莊上住的那羣野狗！自從他們駐紮東莊以來，我們這方圓十幾里以內的老百姓可苦極了，鬧得我們田也作不成，年青的姑娘媳婦都不敢在家裏住。前些日子，聽說他們在柳家屯上搶人家，被王老虎的遊擊隊碰上了，捉住殺了幾個，我們這裏才算太平了些。這回，他們去打王老虎，我們都在替王老虎着急。但願他能力了，脫開這場災難！」

我正要告訴他：「王老虎早溜出來了！」却被老齊攔住了，我立刻也明白「軍情不可洩」！老齊又問了問到東村的小路，以及

村內的情形，才知道敵人大部分已調走了。便向我說，嗚：這真叫使
光寶地門，彩氣到了家了，咱們到東莊去促死老鼠！瞎貓碰個死老
鼠，這真叫碰上彩氣了，咱們去攻東村！」

我說：「算了吧！弟兄們已經餓得肚皮貼着脊梁骨，走路的勁
兒也沒有了，那還有力氣打仗！」

老齊說：「聽我的，沒錯兒！敵人已經替我們準備好了餅干罐
頭、香煙，美酒，……」

我一看夜光錶，離天亮還有五個鐘頭，心想，攻擊成功，有一
頓飽飯等着；不成呢，再跑也來得及。我馬上就向士兵們設法宣佈
，我先問他們：「肚子餓不餓？」

他們當然是說「餓？」

我說：「那好辦，凡是肚子餓的，都跟我去，咱們去拾大桶餅
干和牛肉罐頭！不去的沒份兒！」這就把東莊的情形一說。

餓極了的人，聽說有吃的，馬上精神就來了。於是我們分作三隊，一路跑步。到了東村，就把莊子圍了起來，因為我們知道村內的敵人不多，我派了幾個弟兄，由大老黑帶着，貼着地皮向村裏爬。那知在過鐵絲網的時候，碰到掛在鐵絲上的銅鈴，登時叮叮噹噹的幾十個銅鈴，在村子四週都響了起來。

說到這裏，我得對這銅鈴加一番解釋，不然，你一定納悶：怎的只碰到一個銅鈴，就能把所有的銅鈴都弄響了呢？

敵人把這銅鈴噹，叫做「警鈴」，是專為防備我們去摸營的。這種鈴的種類很多，有的是香煙筒作的，有的是從手磨房角上摘下的鐵馬，有的是從牛犢子下面取來的那種銅鈴，最多的是銅製的。敵人把這些鈴噹收來，就懸掛在鐵絲網上，有一根鐵絲繫着，設在哨兵附近。如果叫有鈴響其他哨兵便都扯動鐵絲，所有的鈴聲便全被響起來。這樣，可以不用分頭去喊正在睡覺的敵兵。我們素

早已知道的，可是今晚却忘了這一層。及至鈴聲響了，我才覺
着糟了，心裏又來甘心抽送，於是等敵人準備好，便一個殺聲，從
林後邊衝進去。

這敵人也都想着利害，他們有的躲在屋角後面射擊，有的來不及
拿槍便爬在屋頂上向下投泥片，有的什麼也沒帶，光着屁股，在村
裏亂竄。這樣混戰了有半個多鐘頭，敵人支持不住了，才退了出
去。我們這班有病的，本在退去，所以敵人跑了之後，由大老黑追了一
程，追到屋後，才見着那分頭去找東西吃。

這班人敵人的會也懂得，他們在那樣倉猝之下，竟然還有功夫
把酒糟和糞，餅干罐頭之類的食品，也都扔在糞坑裏，幾包大米，
也都發達地裏，甚至連飯鍋裏也澆上糞，所有的碗盞瓢勺，也都
擡的粉碎。那會胡得勝急得跳着腳大罵。老齊一看這計下的願沒法
實現，便溜到屋邊去翻尋敵人遺棄的文件。他可以有此閉心，我却不

能。我吩咐去搜，誠不至于連一點吃的也找不到。好不容易瘦猴使一
種藥草裏面翻出了半袋面粉，可是只有半袋夠誰吃的？我要他們一
齊搜——沒多久，胡得勝從地道下面提出兩個白木箱子來，他一爬
上來就喊：「快拿刺刀挑開，這準是兩箱子饅頭！」我們看那箱子
裏面像裝糖似的，而且裏面也嘩啦啦的亂響。瘦猴個士兵真得
亂跳亂嚷：「有饅頭吃，也一樣頂餓！」那知打開來看，裏面却是
些像香膏的東西，黑而且硬，外帶着一股沖鼻子的霉味。我們看了
半天，誰也沒認出是什麼東西，氣得懶得騰飛起一脚，把一箱子黑
香膏踢得滾了滿屋，說道：「老子費了半天牛勁，弄了這麼些個狗
屎板來！」大家正在哭笑不得的時候，瘦猴又從外面提着一大塊猪
油，一色白豬油來。他是有這種本事的，無論你把東西藏得怎樣嚴
密，他都可以搜得出來。他一進門，看見衆人都對着箱子瞪眼，便
問：「什麼東西？」胡得勝正發好氣，就說：「烏金！快拿去吧！」

「這真是從地上拾起一個來，送到燈下仔細一看，怪叫說：『你倒真的是一羣掉下老土包子，連這東西也不認得！』」

我們確是土包子，就問他：『你不上土包子，你說是什麼東西？』

「這不會是烏金！」其實烏金是什麼樣，至本我也還沒見過。瘦猴就吹開了牛，他說：『嗟！這東西可了不得，海菜席上少不了這個，這東西頂補人，叫海參！』」

「海參！」有幾個弟兄似乎聽得說過這個名字的，都驚叫了。我是見過却沒吃過，也許吃過而沒注意。但是在我腦子裏的海參，竟像煮熟了的老牛筋，並不這樣硬。管他硬的軟的，既然是海參，那就更好。

「海參怎麼吃呢？」胡得勝大概跟我一樣，沒開過這個鮮章。

「容易得很，放鍋裏一煮就成，配上大肉，五香作料之類，不

個好吃，而且是大補品。瘦猴這小子真敢亂吹。後來我問老齊，才知這講究吃補品的闊人們，是吃「關東人參」。至於海參這東西，是沿海居民所常吃的，他們對這東西，一點也不稀罕。他並且說，這糊箱子海參，也不一定是日本兵的，大概是村裏的財主，走的時候，裝封封們封存起來的。可是在沒聽到老齊解釋之前，我實在隔不辨海參與人參的區別。

猴瘦又去翻了半天，不僅沒找到茴香和椒，連一撮鹹鹽也沒弄出來。翻得勝也鬆空着手回來。大家看着那半袋麵粉，一塊豬油，一包白糖，兩箱海參，直是發怔，誰也想不出怎個吃法。這時有幾個熟兒，大概餓得實在忍不住了，就說：「算了吧，咱們生就的窮命，沒吃過素的禮。不如把麵作成疙瘩湯，一人弄他一碗算了！」

其中一個得勝，越來說：「對呀，咱們作海參疙瘩湯，把白糖豬油都攪進去，一人一碗，也不差！」

幾個著頭一個意見很對，第二個意見更好，馬上就吩咐他們快洗鍋，幾個半個勤快的士兵說：「米都燒開多時了，怎麼還不下鍋？」

他們在找吃食的時候，發現了有一袋的大鍋還不算饑，燒糊了。林，和羽翔起來。一時燒火的，抱柴的，和麵的，都忙得不亦樂乎，插不進手的，都瞪著眼向鍋裏望，連我這司令也在內。聞著那豬油的香味，心裏說：「這海參疙瘩湯，不定有多麼好吃呢！」

我因為地位替著，肚子裏雖是餓，還能拿得住勁。那些士兵們一魚卻不講這假面子。

一會兒，過去個兵，站在鍋台前問問：「怎麼樣，快熟了吧？」

一會兒，又過去個兵問：「噫！這海參還怪經煮呢！」便順在鍋沿上擦點豬油，把手指頭擱在嘴裏，碰著走了。

一會兒，又過去個兵看着鍋裏說：「這樣的飯，一定比俺家那紅苕餬突好吃！」

他們過去一個，胡得勝就瞪他一眼。另一個兵說：「誰家捨得放這多油，你瞧！那上面漂着的餬有一寸厚。」其實他離鍋台還有一丈多遠，在廚門外站着呢。

胡得勝的神氣可真足，他捲起袖子，守着大麵盆，滿頭大汗很認真的掌着灶，很像個廚師傅。他對那些在身後擠擠撞撞的士兵，顯着不耐煩了，說：「都給我滾，作好了少不了你們的！」這句話，仿佛連我這司令也寫在裏面似的，我也只好搭訕着走開。到了外面房間，却發現老齊正勾腦袋在燈下看幾份敵人用的軍用圖。我問他：「你餓不餓？」

他牛頭不對馬嘴說：「日本人真利害，他這圖上，那村裏，有九口水井，也畫上了！」

「真可惡！」我也隨便應付了一句。

等了足有一個鐘頭，我在外面聞着那麵湯已有了燒焦了的味了，還不見端上來，就喊了一聲：「怎麼啦！還沒熟？」

胡得勝在裏面說：「海參還是硬的呢！」

幾個在牆角上板着嘴坐着的弟兄說：「再硬一會，都到他們肚裏去了！」

我于是便發起脾氣來：「硬的也端上來。再等會兒，天一亮敵人反攻上來，連硬的也吃不上！」

打仗是個拼命的事，我們那次吃海參，也跟拼命差不多。我用盡了力量，牙齒也黑酸了，一根海參，只啃下來一層皮。頂可笑的，是老齊，他啃了半天才問我：「這什麼東西，怎麼這樣難吃！」

「海參！」我說。

「怎麼這麼個吃法，我還是作雞狗乾呢？」

「怎麼吃？」三星裏人都問。

「這得用水泡三天，泡軟了才能下鍋。」

「哎呀！再等三天，我們早餓死了！」登時都笑了起來。

雖如此說，但那三鍋海參疙疸湯，並沒剩下，海參可剩了一地。吃得最少的，是正害着病的余志明，他只喝了半碗，還說：「湯裏淨是沙子，牙疼得很！」

因為受了這窩囊氣，所以在臨走的時候，瘦猴和胡得勝，一人拈了塊石頭，把幾口鍋砸得稀碎。

齊德祥笑着說：

「敵人對我們堅壁清野，咱們還他個破釜沉舟！」

四

我們一面打仗，一面補充。在淪陷地裏作戰，服裝彈藥，頂不

容易找，所以我們不能像土匪式的游擊隊，到處搶劫。也就因為我們不搶不掠，才能落點好名聲；一個軍隊的名聲好壞，與作戰的勝負，有極密切的關係。我在淪陷區裏，常見到有些游擊隊，初起時聲勢非常浩大，可是過不了好久，就聽說縮了下來，這原因多半是跟老百姓合不來，人員損失了，沒有方法補充；武器耗盡了，沒有人供給；老百姓見了他們就跑，敵人見了他們就追；即使你再勇敢，也沒有方法打勝仗。可也有比較好的游擊隊，他們能作到「不擾民」這一步，所以就得到民衆的歡迎，都爭着替他們幫忙，例如救護傷病，供給子彈，代探敵情等等。這樣，這個游擊隊才能發展起來。不過，像人家那「不擾民」的游擊隊，是人家當首腦的，費了無盡的心血才作到的，我王老虎何德何能，敢跟人家比。但是我的幹才雖差，我有一個好幫手，人家老齊可真能幹呢。因為我有了好幫手，雖然沒有完全作到「不擾民」的程度，但是我們用全

方何這條路上走，半年以來，我們這枝隊伍，在老百姓的印象中，甚不算壞，甚至還有些年青人，投奔到我這裏來當兵。

要依著老齊的意思，我們不妨盡量擴充，兵源不成問題，我們有點不大同意。這倒不是發愁武器彈藥沒法補充，這些東西，我們可以從敵人那裏取來，——半年來，我們的械彈，都是取自敵人身。上，我們有一句開玩笑的話，「敵兵小鬼替我們管著軍械庫，多嚕要多嚕就去取」！我們不僅是從他們那裏截取，而且還可以用金錢向他們收買子彈，瘦猴就常幹這工作，他把錢交給日鮮跟人，再由他們暗中跟敵兵交涉，敵兵也明知道這是賣給遊擊隊的，但是看在「錢」的面上，什麼話也不說了——我所犯愁的是兵多了，怕帶不了。因為兵一多，就摸不準他們每人的性格，而且遊擊隊又不能常聚在一起，因此，當隊伍擴充到三百人左右的時候，我就停止收人了。

我把這三百多人，分成三個大隊，一個小隊。由胡得勝帶一大隊，大老黑帶一大隊，我帶一大隊，另一小隊由瘦猴帶領，算是一支別動隊。別動隊的士兵，都是特別挑出的比較精明的漢子；因為他們的任務，是偵探敵情，傳遞信件，購買軍火。這些工作是必需要深入敵人腹地，才能達成任務的。我們這裏的幾個人，除了老齊能勝任以外，就只有瘦猴可以當選。不過我們選瘦猴作別動隊長，是幾經考慮的，就怕他吊兒郎當，把名譽給鬧糟了，所以就一再告訴他為什麼「軍民要合作」的道理。總算還好，兩個月，他尙沒殺出大漏子，工作也相當的賣力。

至于余志明呢，作戰經驗還不夠，要他帶兵當然更不成了，但是胆子却比以前大多了，自太平寨養病回來，也很希望能作點事，我就把救護宣傳的工作交給他。救護與宣傳，名爲兩種，其實是一件事，因為我們在淪陷區裏作宣傳工作，不是到處都張貼標語傳單

「宣傳敵人殘暴，也不是要求人民投兵投，因為敵人的殘暴，是他們所身受，凡是吃過敵人虧的，自然就會去當兵，我說淪陷區裏兵好招，就是這道理。我要余志明所作的宣傳工作，極其重要的一件事，是要能想方法使老百姓甘心情願的幫助我們救治傷病兵因為，我們沒有傷兵醫院，連極簡單的藥品器材也沒有，瘦猴雖說往濟南帶回點脫脂棉珊瑚水之類，但祇能治輕傷，重傷不能行動的，都得靠老百姓掩護着，才能保險靜養。不過這一點要不經一番善意的宣傳，老百姓是不願担這危險的，因為收容游擊隊的傷兵，讓敵人知道了，是殺頭的大罪。也算好，余志明對這工作，作得還能使人滿意。」

當余志明從太平寨回來的時候，黃村長會托他給我捎來個信，是希望我有機會到那裏去一趟，老頭很想跟我談談。據余志明說，老頭的精神，已大不如前，在縣裏駐紮的日本兵，每月要向太平寨派幾千元的捐款，三十幾石麥子，城裏的漢奸，也不時要敲他幾個

，此外还有些個莫明其妙的遊擊隊，也是跑去要糧要餉，老頭爲了顧全地面，不得不忍痛應付，可是脾氣却越來越壞，不管是兒子女兒，一惹他急了，就板着鬍子大罵，弄得誰也不敢見他。但是對余志明却異常客氣，老頭對他比對親兒子還親，依老頭的意思，打算把兒子送到我這裏來當兵，可是老太太死也不答應，因此他老兩口子還打了一場架。老頭找我們去的意思，大概也不外是見見面，親熱親熱，解出點胸中悶氣。可是我老抽不出功夫來，一直到接到他第二次信時，才決定去走一趟。

信是由黃村長遞了個親信送來的，信上的話很簡單，只是「有要事相商，盼率隊速來」！我就問那個送信的，有什麼要事？送信的是受了老頭囑咐的，便把近兩三個月來，敵人如何壓迫，老頭是怎樣的計劃，都一一說出來。原來敵人繼續着要款之後，又要太平寨送一百名壯丁，二十名年青婦女，限七月底交到，不然以連抗「

「皇軍」命令給罪。老頭子這一下子可急了，全寨裏人也急了，齊說：「要腦袋有，要人沒有！」這樣由老頭領導，把太平寨附近幾十里的小伙子組織起來，準備到不得已時，起來跟敵人幹，老頭因為跟我這枝遊擊隊比較熟，所以就希望我能助他一臂之力。來人說，村長交代的：「能夠保太平寨安全，更好！不然，老村長就帶著全寨的人鎗，跟司令打遊擊去！」

我馬上就答應，一定幫忙！並且還說：「如果老先生願意出來，我王老虎願受他指揮！」

送信的走了之後，我就派人把齊參謀找來，因為自從隊伍擴充之後，我倆就輪流着到各隊巡視，看他們有沒有違犯紀律的行爲。各隊駐地很散，最近的也相隔三五十里，爲的是在敵人進攻時，好彼此互相救援。

老齊回來後，我就把這消息告訴他。

老齊說：「你把出發的日子告訴他沒有？」

我說：「正等你回來商量呢？」

他說：「這還好，今兒是七月初三，離月底還早，咱們兵把台子的事料理清楚再說！」

老齊說這話的時候，態度很嚴肅，我就連忙問他：「什麼事！」

「瘦猴被人告了！說他在外面包運仇貨，敲詐夏民！」

「我怎麼不知道？」我急得跳了起來，事先預料的事情，到底出來了。

「我昨天下午接到的星子，本是給你的，因為不知虛實，所以先壓了一夜，今早天不亮我出去，就為這個事。」

「有沒有這事？」

「八成是真的，瘦猴是真成，連我也被他賺住了！」

據老齊的調查，瘦猴在兩月之前，就作了一趟生意，弄了有三千多，這小子本是個財迷，頭一次順手之後，接着又幹第二趟，兩三次生意，足掙了一萬多，他怕手下人走了風聲，所以就每一個兵，塞給他們幾十塊錢，這些兵也是窮怕了的，所以就被錢堵住了嘴。瘦猴有了資本，就不專作包運的事情，也從河南弄了一批貨，跟着奸商的私貨向河南運，他們包運是分區的，言明只走那一段，多一步路也不走，因為出了這一段，另有人出頭來包。那知瘦猴的頭一批貨，剛過了黃河，就被正式隊伍查出充公了。瘦猴還不死心，但一時又湊不出辦貨的款，這樣他就藉着遊擊隊的名義，向老百姓訛詐起來，老百姓有知道我的，便寫了封「匿名信」來告發。老齊恐怕我的脾氣燥，把事弄僵了不好辦，所以就先去審問了幾個當偵探的士兵，這才把真情露了出來。依着我的意思，馬上派人把瘦猴抓回來。老齊說：「別忙！咱們先裝不知道，祇是派人給他個命令

，說「隊伍即將出發，望速歸隊！」他如果回來呢，不妨從輕治罪，不回來呢，再抓他也不遲！」

那時，瘦猴帶着二十餘鎗，住在離我們有百十里遠的鐵道線上，因為有一批彈藥，需要在那裏接貨。我跟人把命令送去之後，就等他的消息。那知在第二天上午，我接到個消息，瘦猴回來，已經走了半路上，忽然又整了回去，並且一連搶了好幾個村子。我一聽這消息就急了：「這小子真反了！」馬上就派胡得勝帶了五十餘鎗去追！

接着我就跟老輝研究，扣瘦猴的消息，怎麼會透出去的，因為那天我跟老齊密談的時候，除了我倆之外，就只有一個余志明，把他叫來一問，他臉都吓黃了，最初不承認，後來逼急了，他才說：「我沒想到有這大關係，是一時高興，跟幾個兵談了一下！」

你說我那會兒氣成什麼樣，我幾乎演出了胡得勝要槍斃瘦猴那

一幕，比那一次更緊張，我的鎗已舉起，正要射擊，忽然想到余志明並不是有意「小孩子，有口無心！不知利害！」便放下鎗，罵了他兩句算了。

胡得勝追出去有一百多里，沒見瘦猴的影子，我們因為黃村長那裏有事，也不好再多耽擱，便把瘦猴叛變的經過，詳細細寫了份報告，給一位姓范的遊擊司令送去，請他通知友軍，協同緝拿。這位范司令是魯西北二十幾縣的遊擊總指揮，我們雖係獨立支隊，但是有許多事情，也全靠人家指示。齊參謀曾經因為商討軍務，到范司令那裏去過一次，據說范司令也是個非常慈祥的長者，過去在軍隊裏當過旅長，地方上作過專員，抗戰以後，就率領地方民團自衛隊之類的武力，跟敵人死拼，有許多像我們這樣的遊擊隊，都直接間接的受他老人家的指揮。這位老者，據說，小時候也很窮，沒唸過什麼書，年青的時候，還替人家作過長工，推過小紅車，人家

那點學問經驗，都是在軍隊裏刻苦學來的。老齊從那裏開聯席會議回來的時候，范司令要他告訴我：「好好的幹，等是准中央，有了經費以後，我就想法收編你們，現在連我自己的兵，也是吃了上頓，下頓還不知在那裏呢！」

是的，凡是真真爲了抗戰而抗戰的遊擊隊，沒有不是過着異常艱苦的日子，那些受不了辛苦的遊擊隊，不是跟敵人妥協，就是半路上改了行業。

五

打遊擊不同于陣地戰，是很容易獲得意外的戰果，我們在赴太平寨的途中，打死了敵人一個聯隊長這簡直是作夢也沒想到的事。

我們這半年活動的地區，在德平縣呂商河一帶，而太平寨却在濟陽禹城齊河三縣交界之處，我們出發是從商河之北向南移動，這

時各縣縣城，多已被敵人佔領。在交通線附近重要村鎮，也都有敵兵駐紮，從我們那裏到太平寨，走捷路有四五天的功夫，就可以到，但我們爲保持行軍秘密，所以就撇開這條捷路，改道由平原再繞縣境穿過，這樣就得多三天的路程，不講離月底愈早，而且天氣也炎熱，我們也不必急急要趕到，只是白天躲起來休息，太陽落黑，才起身趕路。

那正是陰曆七月半，高粱穀子已將成熟的時候，在太平年間，這一片平原間，可以看到農民們，赤膊當日，汗雨紛紛的收割莊稼，然而這時候，却很難看到這種和平景象，尤其在接近公路附近，除了少數由農民半夜偷種的幾塊高粱棉花隨着荒草一同生長外，其餘大都荒蕪得不成樣子了，我們弟兄裏面，有許多是種田出身的，看着這因戰爭而荒蕪了的田地，不覺有許多感慨。

在出發後的第二天上午，我們在平原縣境一道大沙河附近休息

，河兩岸密密的排着兩行柳林，在沙灘上一叢一簇的叢林，也正開花時節，只見一片綠，一片白，沿着青青的河流，接連不斷的蔓延到不可知的遠方。從我們休息的這樹林下面，可以看到橫在河上的一座大木橋，這是直達海口的一條公路，這橋是敵人到了以後才修的。

當時我心裏想，如果要沒有戰爭，行軍走到這清水河，我一定要脫了褲子，痛痛快快洗他個澡，你沒見到，我那時的模樣，比現在難看多了，一套土布衣軍裝，被汗泥薰得臭的不能聞，而且是又破又爛。我蹲在河邊上洗臉的時候，對着青水照了照面孔，也消瘦得不堪。那時不僅我一個入如此狼狽，幾乎在我們那幾百人裏面，也難挑出一個比較豐滿的面孔。

當時向我要求想下河洗澡的士兵很多，可是我一個也沒有准，怕的是遇着敵人來了，來不及應付。可是這些士兵非常頑皮，他們

導我睡着了的時候，有偷偷竊到下游，我看不到地方，在河裏面玩起來了，最可恨的，是胡得勝竟然領着頭在那裏捉開了魚。

大概在午后兩點左右，大老黑把我從夢中推醒：「快起來！你聽是什麼聲音？」

我一頭滾爬起來，只覺得耳朵內嗡嗡的響，便說道：「管他呢？讓他飛過去就算了！」

正在這時，齊參謀提着手鎗，從公路那面跑過來：「快！快！快！敵人汽車已到了土坡那面！」

我說：「怎麼辦？」

老齊說：「送上門的禮，能不收嗎？」——隊伍埋伏起來！」

我說：「好！幹了他！」——順手拿起一挺機關鎗：「弟兄們！快跟我去堵橋口！」

老齊也喊着胡隊長，要他截着敵人歸路，可是沒人答應。大老

無是知道的，他怕露了胡德勝的祕密，說：「他太稀裡淡，交我
吧！」

我們這裏剛剛準備好，敵人汽車已翻過對面小山坡下來了，前
后一共四輛，在車頭上插着的太陽旗，迎風招展，疾駛而來。可是
一下下了山坡，却被高粱遮住視線看不見了，但是轟隆隆的聲音，
却越來越近。

只聽「嗚！嗚！」幾聲喇叭，頭一輛車子，繞過彎路出現在眼
前，我也要看清車上都載了些什麼人，扳緊手中鎗，對準車頭，噠
！噠！噠！一排機關槍彈射了過去。離車子近的爬在穀地的士兵，就
紛紛把手榴彈投了出去，登時有幾股火光幾團濃煙，在車身前後冒
了起來。

這輛車子來勢也真猛，他竟然衝過火網，向橋口撲來，我看情
勢危險，喊了聲「閃開！」身子剛站起，車子忽的聲擦着身子過去

下，我正要从後面射擊，只聽噠噠一聲響，跟着團黑煙，很快的落下河去，弟兄們緊跟着那激起水花，拍手叫好：「汽車下河洗澡了」

這車上司機不是打死了，就是吓昏了。他要明白，決不會硬把車子向欄杆上碰，欄杆只是攔人，那能擋得住汽車，所以就噠噠一聲，掉在河裏去了。

掉下河的汽車，我交給余志明去收拾，另帶了一批，趕上前去幫助老齊，他們截車那地方，正是一段危險彎路，他讓過頭一輛，就對準第二輛密集射擊，第二輛正是那個聯隊長坐的，車身很小巧，一輛沒有鋼板，塗着草綠的保護色，因為有鋼板，子彈射不透，可是却把車胎打洩了氣，坐車不能走，其餘卡車也全都停下來，兩輛卡車上全載的是保護聯隊長的敵兵，老齊只是佔住了一面，而且人數也不多，所以他就不能上攻擊，只是用火力向那正在向車下跳的敵

兵射擊，敵人雖死傷了十幾個，其餘的四五十名，却在公路附近二片墳原中佔領了陣地，及至我趕到那裏時，他正跟大老黑取好連絡，正要準備攻擊。

「你來得正好！」老齊說：「圍是圍住了，但是不容易攻，咱的人也傷亡了六七十個！」

「待我看看再商量！」我就隨着老齊彎着腰從高粱地裏向前走，敵人的子彈確實兇，被打斷的高梁穗，不住的從脊背上滑下去。他不過走了十幾步，已看到我們的弟兄，爬在田埂子后面向前射擊，我們取着更低的姿勢，爬到田埂后面看，果然在兩顆大柳樹後面，停着三輛汽車，仿佛正有人在下面修理。在離我們有四百多公尺的地方，正是那一片墳地，在幾座墳頭上面，有兩三面太陽旗，不住的搖擺，凡是旗子所指的地方，子彈就跟着飛去，利害却是利害，可說我們決不在乎，我們決心要把這一股敵人送進棺材裏去。

我看了看形勢，是三面都有人射擊敵兵，問老齊「怎麼靠這子那面沒有人？」

老齊說：「不要緊，馮了蘆葦，就是沙河，他不會朝那面退！」

「好！咱們攻擊！」半年多沒打過硬仗，怪悶人，這回殺碰上
了，我很興奮。

我們這裏剛準備好，只見號兵吹衝鋒號了，忽然從對面蘆葦裏竄出二十幾個人來，他們像瘋了似的向汽車跑，老齊眼快，看出是胡得勝，又驚又喜的喊：「這個胡塗蛋，在那裏盤了這半天才跑出來的！」

我這時，也說不出是急是氣是驚是喜，祇說了聲：「咱們快攻吧，別讓瘦小子被人揍了！」

這時在身邊的兩個號兵，也忘了衝鋒號是應該怎麼吹的，只是

「打！打！打！」「打」個不住。士兵們看墳原裏的敵人動搖了，不管號兵「打不打！」他們就一個「殺！」聲，攻了上去！

老齊一面跑一面喊：「老王，你幫黑大個解決墳頭，我去幫胡得勝，消滅汽車！」

墳原裏的敵人，好解決，他們一聽後面槍響，先就慌了手脚，我們再一進攻，就更加胆怯，只顧了跑，我們對準了這四散紛逃的敵人，只費了幾十排子彈，差不多都打倒了，僥倖有幾個腿快的，也被火老黑連鎗帶人活捉了來。

老齊那面的敵人，更好解決，可是加上了個胡得勝，却顧着比我們這裏熱鬧了。他們二十幾個渾小子，正光着屁股在河裏「魚」，聽見鎗響，忙得連褲子也來不及穿，槍也忘了拿，一羣人就向橋口跑，到那裏余志明正在掃射幾個想向岸上尋的敵兵，胡得勝就說：「別打了，我下去替你捉上來！」

奈志明說：「不用，我伺候的了！可令那裏要人！你快上去！」

胡得勝怕我罵他，不敢來，問了問戰況，就要了幾枝鎗，順着河堤，抄到敵人背後去，那知到了那裏，帶去的槍忘了要子彈，及至子彈衣服取來，已經就擱了有二十幾分鐘了。他在這時間內，看準了敵人對後面沒有注意，便一個殺聲，連鎗也沒放，就抄了上去。

在汽車附近的敵人，也不過二十幾名，而且有一半以上的人不是管作戰，裏面除了那個帶上校肩章的聯隊長外，還有兩個從軍記者，電務員，隨從參謀副官之類。司機小勤務兵當更無作戰能力了。其餘六七個正式戰鬥兵，也因為他們二十幾個赤膊漢，來得太突然，吓得連鎗也忘了該是怎樣放了。

胡得勝帶隊衝進圍人羣裏，就用刺刀東戮西刺，見人就殺，老

齊趕到的時候，他正殺得高興呢。

這時候，有的敵人跟光勝的士兵對拼，有的繞着大樹轉圈子，有的向汽車下錢，有的向車上飛，不管你向那裏跑，趕上去就一刀。老齊一面喊「捉活的！」一面搜尋重要的敵人軍官——在戰鬥沒結束前，我們並不知道內中有個聯隊長，但既是小座車，這個官也不會小了——最後他發現小座車後面門沒拉開，便冒險過去打開，向裏一看，裏面端端正正跌坐着一個滿身泥土的小胖子，他還喘着佛兜，就被老齊一手扯了出來，一看他那兩條金三顆星的領章，老齊笑了：「阿彌陀佛，到處找不到你，原來在這裏，聯隊長，請吧！」

那個聯隊長，真夠懦的，在車裏坐着的時候，大概也會想準備一死，故而有那端莊之態，及至被拖出來，不知怎的，膝蓋挺不住那胖身子，撲通一聲，跪下去就「西拉撒意！西拉……」裏起繞命

來了。

胡得勝一聽這邊有人嘍哩咕嚕說日去話，拈起把敵人的戰刀，跑過來，「不留這個種了！」一揚手擦的一刀，圓古嚕的一顆肉腦袋，滾出去三尺遠，「看！看！小東洋騎運動呢！」他來得太突然，老齊沒防他會直的把人宰了，當他揚刀的時候，還以為他鬧着玩呢，及至腦袋一離開脖子，再攔也攔不上了，心裏一急，上去一個掃膛腿，把胡得勝踢了個烏朝天：「混蛋東西！我們拚了半年，也沒抓過這樣活寶，你知道這一個聯隊長，活交中央，要值多少萬！」

胡得勝怕老齊比怕我還利害，看老齊是真生了氣，吓得一聲不出，飛起來溜到一邊去了。

我趕到那陣時，正是他們戰鬥剛剛結束的時候，弟兄們正在從車上卸下搶東西，有的搬箱子，有的開鐵頭盒子，有的擰着個白口

袋，上面寫着「慰問袋」，有的搬出無線電機，瞎搗弄也弄不響，「一生氣，砸了個稀碎，有的從那從軍記者屍身上，摘下照像機，爭着要看是什麼東西，幸虧余志明趕了來，才算把那價值幾百元的照像機砸了，車上東西搶光，這才又分頭去割衣服，人來人往，大喊小叫，簡直像趕廟會一般熱鬧。我找到齊參謀時，他也正混在人羣中，從地上拾東西，他還是老脾氣，對敵人文件，雖一片破紙，他也看得很珍貴，這正是文人出身的武人，跟我們老粗出身的軍人不同的地方。他把大概經過報告了一遍，他只是可惜了那個聯隊長；「如果是活的交到上邊，不知要得到多麼有價值的情報呢！現在只能把他身上的證件取下來，算我們有這點小功罷了！」

我又去找胡得勝，心想，他一定跟大夥在那裏搶東西，那知找了半天，沒見着他，我就問一個弟兄，那弟兄說：「胡隊長剛才碰了參謀官一個釘子，在樹後坐着呢！」我趕過去一看，果然有個人

「拖着頭在褥裏坐着，全身上下盡成紅的了，一條白褲叉也被鮮血染紅了。心裏，怎麼他受這麼重的傷，也沒人提到呢，便老遠的喊了聲：『胡得勝！』」

他突然站起來：「有！」

「我看他身子很矯健，才放了心：『你沒受傷？怎麼不快去弄套衣服換上！』」

他大概因為今天一天之內，辦錯了兩件事，怕我找他，心裏正躊躇，看我的態度，並不怎樣嚴厲，這才轉憂為喜，答應了兩個「是」，向汽車那邊跑了。

我們在這裏，又停了半點鐘，把應用的能夠攜帶的東西，細細點走。不能攜帶的如汽車皮箱毛毯之類，放起一把火都燒了，併肩交於一團中隊長，要他送到聊城范司令那裏去，自己的受傷士兵，由徐志明負責，分送老百姓家休養，我告訴他們「任務完畢後，到大

平寨集合！」

士兵裏面，也不乏識字的，他們對這大戰鬥，覺得非常滿意，用力刮去樹皮，找不着墨水，就用敵我雙方陣亡者的血跡，以棉花蘸着，在上面寫了幾個大字：

「咱們老虎部隊，在這裏咬死了個敵人聯隊長！」

六

因為怕敵人跟蹤追擊，我們在截車那天下午，連夜向北跑了一百多里。才找了個僻靜的小村子，停下來檢查我們的戰利品。我覺着我們這偷偷摸摸的行爲，非常可笑，將所有的贓物攤開之後，我向老齊說：「咱們簡直成了小偷了！」

老齊也笑着說：「就像這樣能拿偷幾回，咱們的戰績就更可觀了！」

那次的戰利品，除了鎗枝子彈不算外，我們每人差不多都弄了點小玩意，士兵們也有很多穿上東京出廠的卡嘰布軍服，我當時想，再有幾個勝仗，我們都鬧起來了。

老齊費了兩天的功夫，翻閱獲得的文件，他根據這文件中所標的材料，寫了一份很詳細的報告。據說這個聯隊長是從濟南開軍事會議回來，在會議席上，他們會商討如何消滅遊擊隊的計劃，這些計劃都相當的毒辣，他們準備在遊擊隊裏用重價收買奸細，替他們搜集情報，又準備用敵兵化裝成遊擊隊，到鄉間去搶掠民衆，破壞民衆對遊擊隊的信仰。更計劃要分化遊擊隊的實力，使他們首領之間積怨此猜忌，互相火併，對意志薄弱的遊擊隊首領，以高官厚祿收買過去，然後對戰鬥力堅強的遊擊隊，加以肅清。

因為這樣一耽擱，到七月二十七號，才趕到太平寨，在離寨有十五里的時候，我就派大老黑先去給黃村長送個信，我們就等在

一個小村內作飯打尖。

當我們在小村休息的時候，感覺得太平寨附近的情形，和去年十月廿九日已大不相同了，田野中雖不見有荒蕪現象，可是那已經滅絕的雞豚，卻不見有人收割，年宵人一個也見不着，留在村內的，多是些個痴聾老人，即使不痴不聾，他們也毫無欣慰之色，問他借點東西，他說「沒有！」問他一句話，他們就「聽不懂！」弄得我們士兵乾着急沒有辦法，祇得大聲告訴他們：「我們是你們村裏精練的，我們是王老虎的隊伍！」

村人老百姓有的抱着頭就走，有的索性把門一關，給你個不睬不理的態度。下面把這情形報告給我，我非常吃驚，老齊說：「這大概是讓壞游擊隊鬧怕了的，吩咐他們，不用再進村，咱們在村外樹林裏休息一會算了！」

待了一會，飯也喫吃了，我們正要準備前進，大老黑回來了，

我一着他臉七顏色不對，連忙問：「怎麼啦？」

「怎麼啦？」大老黑說「這個老混蛋，千里迢迢的把我們弄了來，却把寨門關上了，不准進去！我跟他交涉了半天，二話不說，祇是一個「不准進」！寒牆上長槍短刀，密密層層的掛滿了，各村的人，除了老弱外，年青人都上了午寨。我們不備飯沒吃上，連口熱水也沒撈着喝！」

我這才明白，為什麼不見年青人，大概是月底限期快到了，人家要防備敵人，不能不如此，「你沒向他們說，是「我」來了！」

「怎麼沒說？」聽你，人家懷疑了，說「要不是王老虎，咱們不會吃這麼大的虧！」

這下子可吓了我一跳，怎麼會恨我呢？「此外他們還說什麼？」

「就這已經把我肚皮快氣破了，還說呢！」

老齊勾頭思索了會兒，抬起頭問：「你沒跟他們衝突嗎？」

「我可沒這意思，看他們倒像找岔兒！」大老黑說。

「沒衝突就好辦！今晚睡覺小心點！」老齊說。

我和老齊找了間破民房，在裏面商量了大半夜，沒猜透老頭是

什麼意思，派人從老百姓那裏，想知道點消息，他們都故作痴呆。

老齊一個勁的搖頭；「找不出原因，這事就麻煩了！」

我當然更急了：「這樣，我明天進去一趟，請他說出個理由來。」

一

「使不得！」老齊說「一來我們不知老頭什麼心，他萬一要扣

住你，就更麻煩，二來，看情形老頭只是防備的性質，如果他能打

算要跟我們幹，決不會把人都聚到寨裏不出來。我看，願好是天亮

派人送封信去，請他答覆，如果他不答覆，也別開門。我們就走好

了！」

這也是沒辦法的辦法，只好等天亮了。

天剛亮，余志明趕了來，我當時就把昨天所發生的事情告訴他，並且要他把信給黃村長送去。余志明倒很樂觀，把胸膛一拍：「這事不成問題，交我好了！」他倒很熱心，我們已燒好的綠豆稀飯也不喝，大踏步去了。

余志明走了有兩個鐘頭，胡得勝帶着最後的一批人也到了。他也是還不知道這裏的情形，一進門連汗也顧不得擦，就從懷裏掏出兩瓶太陽牌啤酒來，「好容易，兩瓶酒尋了三四百里，這可算到家了！」

老齊苦笑着說：「算了吧，留着自己喝吧！」

「爲什麼？」

「你問他，」老齊指着我。

「誰知道呢？老頭上了寨門，不准進！」

「不准進門」胡得勝跳了起來，「我找他去！」

老胡一出門，就碰着余志明，又一同進來，一把按他坐下：「老弟，你從寨上來，什麼事？快說！」

「麻煩！麻煩！這老頭真頑固！」余志明說：「無論怎麼解釋，他也不相信，成見太深！」

這幾句沒頭沒腦的話，把胡得勝惹急了：「俺那小爺，你別掉文好不好！快說吧！」

原來是這樣的；在月初的時候，瘦猴從我這裏跑了之後，就竄到太平寨來，正好是老頭給我信以後，因為瘦猴說是我的人，奉命來籌點數子買軍火。黃村長說：「既是王司令要數，再困難我們也想辦法，但不知要多少？」瘦猴一開口就要了兩萬。這數目字，那能是太平寨所担得起的。當下老頭就說：「三兩千，小寨還可勉強湊一湊，這可受不了！」瘦猴馬上拍桌子揚板凳的把老頭教訓了一

類。說老頭不配愛國，既要我們遊學隊帶老百姓打仗，而眼看著遊學隊餓飯，連幾個買子彈的錢，也不願拿出來。這幾句話的道理並不錯，可是從瘦猴嘴裏出來，却得大打折扣了。不過人家老頭並不知內情，還以為這真是我派去的代表呢。馬上就把他請到村裏辦公所裏，烟酒茶樣樣不缺的供奉着，老頭說：「現錢只有五千，再多就得現湊，請您等着，兩天之內，我替王司令湊出一萬塊來！」

瘦猴這小子作賊的心虛，他聽村民說，我不久就要來，所以在第二天晚上，乘全寨裏人，都在睡夢中，就吩咐手下的人搶開了。一時槍聲亂起，火光冲天，寨裏的人，並不是好惹的，瘦猴剛砸開三家的門，就被村民們圍住了。瘦猴帶着手下人，打死了人家六七個，殺出寨去，他手下也有兩三個兵，被村民亂槍殺死。臨走的時候，瘦猴大叫：「你小子們別充肥了！報告王司令，非來洗了太平寨不可！」因此，我們的隊伍一到，人家就扎寨門上了。這情節都是余

志明從村民口中得來的。

當余志明到了太平寨，好容易叫開寨門，見了黃村長的時候，老頭迎頭就問他：

「你小子是不是來探我的虛實來的？」

「那裏敢！那裏敢！老先生不要誤會！」

「我一點也沒誤會，真憑實據在那裏擺着！」

余志明說，他正要下說詞，被老頭一把抓住他的手，就向外拉，「走！我帶你看，打死我的人，還在棺材裏沒埋，我姓黃的決不冤枉人！」

余志明跟老頭到縣帝廟一看——就是我們二十六年冬天住的那座廟——果然在偏殿上傳有六七口棺材，似乎還是剛燒過紙錢，紙灰隨風飄起，景象很慘。老頭指着那棺材說：「這是我請王老虎來作的事嗎？」

余志明又想駁辯，又被老頭擋回去。「少說話！回去告訴王老虎，現在他也傷了人，我也傷了人，一個換一個，我雖吃點虧，也認了！王老虎要不甘心，非替他弟兄報仇不可呢，姓黃的等著，這是第一；第二呢，你告訴王老虎，他若不想找麻煩，就自動把隊伍撤走，我們太平寨請不起他；第三，我跟王老虎也沒有什麼不可解的深仇，祇要把那個姓侯的交出來，在我面前槍斃了，咱們朋友還是朋友！」

余志明說，他好容易找出了一句話，「瘦猴早跑了……」還想說，被老頭派了兩顆槍，擱出來。

余志明原原本本把前因後果以及跟老頭會面的情形，一一的說了出來，我們明是明白了，可是到那裏去找這個瘦猴呢！聽老頭的話，還聽的中說我袒護部下呢！「這真叫一個老鼠壞一鍋湯！」胡得勝也生我的氣，他說：「要依我，早槍斃了他，那有這麻

煩！難在好！」

老齊說：「一羈已出來了，急也沒用，且咱倆還是商量善懲，向老人家解釋談會！」

余志明說：「解釋也沒用，老傢伙頑固極了，他拿定了主意，是他親爹也說不他轉來了！」

「說不轉來也得認！」當天下午，我與老齊就商討辦法。我們倆齊著頭于人家這樣措置，是正當的自衛，他們之所以不出寨，是怕我們解決他，不讓我們進寨，是有瘦猴前例。不惟我們也會撒腿跑來。總之是賭他在瘦猴，務要能將瘦猴派過，源歸本本一解釋，事情就可有成把握。可是解釋這事，還不能靠信件往返，怕越解釋越難越深，誤會越深，口說不能靠個不足輕重的人去，那樣不能使老頭是信，所以最后決定，還是由齊參謀自己去用一趙。這對重疑好的時候，太陽已將下山，只好等第二天早晨去。

那一天晚上，我巴不得馬上就天亮，虛度就在此一舉了，越急越睡不著覺。那知剛剛合上眼，聽見老齊叫我：「快醒，快醒，大老黑那裏抓住了瘦猴的一個送信的兵！」我一骨碌爬起來，喊：「帶進來！帶進來！」

我在燈下，一看，帶進來的是個面孔無黃的黑衣警察，我還以為作夢呢，狠狠在大腿卜擰了一指，知道疼，不是夢，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黑衣警察撲通向地上一跪：「排長！你饒了我吧，我饒了！」

我一聽聲音倒熟：「你是卜全勝？」

「是！我是跟侯隊長一塊跑了的逃兵！」警察說。

「你怎麼又到這裏來呢？」我覺這事非常怪。

「我不願意當漢奸，特地來給黃排長送信的！」卜全勝說。

這事越聽化越複雜，弄得我頭昏腦脹，連忙把這番問的差事交

給齊參謀：「夾吧！夥計！你問我聽着。這個司令道不好當！」
老齊笑着說：「衛兵報告太平寨，他說抓住個瘦猴的送信的，
聽他這一說，原來不是！」

「怎麼不是？」我馬上糾正他，繼而一想，可不就是麼！
去齊叫卞全勝站起來，給了他個座位，然後再傳他們叛變開頭
問題，一直問到他怎樣又跑來給黃村送信。

原來他們跟瘦猴叛變以後，目的是在弄幾個盤費好回家，世胡
得勝追他們的時候，他們都躲在高粱地裏，等追兵過去，就向反對
方向走奔太平寨，瘦猴越發搶太平寨，就有幾個士兵不願意，他們
覺着這樣太辦不起人家那番招待的誠意，可是後來惹出了人命，在
全寨人盛怒之下，那管你搶了沒搶，沒法子只好隨瘦猴突出重圍。
他們跑出太平寨，簡直像一羣遊魂似的，回隊是不可能，發財
更不易，於是便由瘦猴提議，他說他在齊河縣城裏有個朋友，他去

價幾個錢來，大家分分，各奔前程。那知一進城，瘦猴把他們安放在個小客棧裏，就到日軍司令部告了密。他說他是王老虎的部下，現在不願意跟王老虎，願意替「皇軍」效力。

日本司令是到處找我的消息找不著，現在有了這條線索，當然是很高興，瘦猴的本意，是不得已時，就把這幾個弟兄出賣了，好保全自己的生命（士兵中有一二人參與此陰謀，後來全盤都說出來了）。及至看敵人司令這慶高興，就順口把他帶來的人，也說了出來，並且還吹牛，說「祇要司令放心，不論從王老虎容易，連王老虎的人，也可以全拉過來！」因此，敵人馬上就委他齊河縣警察局長。

瘦猴當了局長，頭一件事，就是向敵人司令建議，要想縣境內安全，就得肅清，而肅清的最好要領，是先行除滅地方上「惡漢」，這最有勢力的「惡漢」，就是太平寨的村長黃才清，他說黃才清

的動議舉原有違反的企圖。敵人司令大概是也有點耳聞，不過是離得大遠，沒有辦法。魏青猴這麼一說，很高興：「這個姓黃的，有好幾次抗捐不繳，我就沒理他。前些日子，我又辦了他二百名壯丁，二十個女人，現在也沒消息！依你說來，他還有這對皇軍不利的行為，即使他如期如數把人交來，我也不能饒了他！」敵人司令很賞識魏青猴，答應他，事成了，將來連齊河縣的縣長位置，也可以讓給他。你不要以為我這是說笑話，在哈格區，敵人所委派的縣長公安局長，不知瘦猴能幹的有的是，像瘦猴這樣的寶貝出個幾生意，的確比那朝頭多脚直身的漢奸們要高明，可也更毒辣。

這本是秘密事情，那賊魏青猴洩露。這小子有點得意忘形，後來他喝醉了酒，就和他同鄉人同本縣的公說了出來：「……咱們這裏，那一樣不比那姓黃的強？不熱吃，不熱穿！既有名！又有利，強還怕老頭兒說了，……」

終，他們弟兄裏面有幾個，被瘦猴硬給戴上了個漢奸帽子，心裏早已不高興了，聽到這個消息，心裏更是不舒服，他們覺得，上次去給人家，已經夠沒良心了；現在又要替敵人幫忙，去統人家的寨子，就更加不是人了。於是便由幾個人暗地商議，怎樣設法給老頭送個信，叫他們提防着點。

可是這信真難得送出，門禁森嚴，倒在其次，穿着敵人發的黑制服，混出城隍不成問題的，難的是怎樣混出瘦猴的手心，瘦猴當了兩天後，天天晚上點名，有一個人沒到，他就進門半天，從縣城到太平寨有七八十里！這那能是幾個鐘頭就可以來回的，他們商量好幾天，也沒有結果。

王老總是個忠義熱腸的漢子，他有一天在藥舖買了幾顆巨豆，他沒夠誰說，自動的煮煮燻了下去，一天的功夫，就拉得面黃肌瘦了。他住在縣衙的官告了病飯，請拜了假之後，才向那幾個弟兄說

「這可有機會送信了！」

他沒想到我在太平寨，也幸而他不知道，要是知道，他就不來了。如他們都知道我性子暴躁，弄不好，也許就把他宰了。可是我能夠殺那這樣的一個弟兄嗎？固然，他也會作錯了事，可是現在他是樹倒中他們的行動感動得我要流淚。

七

出處：一
在那天晚上的計畫，本是由齊參謀親自到寨裏去一趟的，及至下全寨歸來，我就想自己去，老齊無論如何不幹，他說「你是首領不能輕便出去，縱使沒危險，話就不明白，反倒更糟。」我覺着危險倒不至於，即使老頭把我扣住，他也不敢搶斃我，我外邊有人，我當然不會說話，可是我帶着十全勝去，他就是個活證據，比那裏關帝廟那幾口棺材裏的死人，還要可靠的證據。于是不等天亮，我

裹帶着卞全勝踏上奔大平寨的大路了。

卞全勝仍然穿着他那舊舊的制服，我換了件藍布長衫，除了一頂草帽一把扇子以外，我什麼也沒帶。雞叫三遍以後沒多久，東方已透出點紅光，我們隱約中可以看到白楊樹林兩邊的城寨黑影。卞全勝說：「司令！你還記得去年在這休息的情形吧？」我看了看附近的幾座殘斷墓碑，幾株高大的榆樹，不禁有景物依舊，人事全非之感：「快一年了！變化多大呀！」

卞全勝是帶病走了八十幾里，又沒有吃東西，我看他走路歪歪斜斜的，就說：「忍着點！這就叫爲國爲民！」

他說：「不要緊，這也不過只有二三星遠，爬也能爬了去！」我們趕到離寨牆有半里左右時，天已亮了，剛一出白楊林快到溝城河時，寨上守夜的壯丁看見了：「幹什麼的？」隨著話音，就嘩的一槍，子彈從我們中間飛過去，我們馬上站住。大聲喊：

「來拜訪你們村長的！」

「你是誰？」

「我叫王大鵬，特來報告緊急消息！」

「好，你等着吧！」他們只聽說過「王老虎」，不知道「王大鵬」是誰，所以也並沒遲疑，就是「我們替你傳去！」說着便有幾個人去告訴村長去了。

不多一刻，寨門樓上多了十幾個人，都帶着武器，內中有幾條紅腰槍，顯得異常耀眼，有人躲在梁口後頭。

「你是不是王老虎？」

「不錯！是兄弟！」

寨上的人，這才鬆動了下手，「請等一下，村長馬上就來，是漢子，可不能暗箭傷人哪！」

我覺得很可笑：「放心！除了我這弟兄身上幾顆銀扣子外，沒

有幾個人

又一剎的聽得裏面有人喊「立正」的口令，不多時，寨門樓上出現個面白鬍鬚的精悍老者，穿着破爛紫花布本色短布衫，腰裏盤着子彈帶，手鎗柄上的紅穗隨風飄擺。這便是去年冬天曾在一塊圓伊該心的黃村裏黃子清，不到一年的光景，老頭的發眉都白了，可見是操心過度，但精神還極矍鑠，他階階手站着，我正要說話問候，他先開口了：

「王司令！對不起！我不能請你進來談！」

「沒關係！」我說「只要把話說清楚了，那裏也一樣！」

他扶着垛口往下望了望下全勝問：「他是幹什麼的？」

「他是搶黃寨的兇犯，現在帶來對質！」

「是那個姓侯的嗎？沒有這麼高哇？」

「不是主犯，是消息，有關黃寨的生命財產的消息！」

「你這話，我豈甚明白？」

「是的，不是一兩句話可以了得的！」

「既是如此，請進來談——開寨門！」

只聽一片開鎖聲，拉鐵鍊聲，拔頂槓聲，喊「開」聲，霍然寨門大開，老頭緊邁幾步，我以為他要跟我拉手，也要跟幾步，那知他却站在門裏，左手一抬「請！」便又放下。我抬眼向前一望，筆直的一趙長街，足有二里路吧，街旁屋檐下，整整齊齊排列着許多壯丁，他們有的用着新式武器，其餘一多半是長短刀，紅綠櫻穗，密密層層，接連不斷，一直擺到關帝廟口，我心裏說：「老傢伙真利害！——可是表面上我決不露出慌張來，這大概也是老頭不敢將我怎樣的原因之一。」

我知道這是老頭向我不成，一面搖着紙扇，一面掃視他的軍容整齊嚴肅。從刀槍林下，我們走到關帝廟門口，這是太平寨自衛隊

的辦公處，門口插着一面國旗，在已褪色的紅牆上用白粉刷了四個大字，寫的「抗日保鄉」，這個口說不很妥當，可是我怕老頭生氣，沒敢批評。

老頭的辦公室很簡單。兩張桌子，幾條木凳，桌子放着幾冊牘丁花名簿，一塊很厚的硯台，東西雖少，可是收拾得很乾淨，而且還有一件廢物。坐下之後，就有個帶手帕的彪形大漢，右手提着一把大瓦茶壺左手拿着幾個粗碗進來。

老頭說：「小地方，沒什麼招待，先喝碗茶吧！」

我笑笑說：「大碗喝着解渴！來！卞全勝！你先喝足了，好向村長報告！」

我們談了幾句客氣話，老頭愛理不理的應酬了幾句，他老是盯着卞全勝，尤其是他轉上那個紅太陽臂章：「這一位，面生得很。」老頭說。

我笑着說：「久等了，你老人家那能都認識，他到貴寨來，連這次是第三次了，頭一次是跟我一塊來的，第二次是與梅云拉他來的，這一次，是他自動來的，昨晚上海着我們，所以我們就一塊來了，卡全勝！你報告吧！」

卡全勝就把他們從開始叛變一直到為什麼來送信，中途又怎樣遇到我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老頭聽完之後，把臉向下一沉，喊：「來人！」

馬上從外面進來幾個彪壯大漢，都提着手槍。

老頭用手一指卡全勝：「把這小子拉出去，下卡全勝，又是誰！」

「為什麼？」我攔住卡全勝：「別胡說！這是我的部下，他怎麼能？」

老頭冷笑道：「你們別在我面前施這苦肉計，誰信？這樣騙我？」

老頭就把老頭揪住了，沒這容易！」

老頭還有這許多疑難，我怎麼能走？

「這衣服是怎麼弄的？你怎麼弄成這模樣？這衣服怎麼弄的？」

「你」

「怎麼弄的？——老頭也真了！一天底下沒有這麼好的人，跟我老頭無親無故的，竟冒著生命的危險，來送這信。一天底下也沒這麼巧的事，這信你王老頭來了之後，我就跑出這處偵海營的來，沒見過！沒見過！」

「見過！」

「你說的，這是假的了！」

「假的？不！」

「你說的，這衣服上來的：『難道這衣服上的蓋着齊河縣公安局的戳記』」

「這蓋着日軍司令紅印的戳章臂章，也是假的不成？」

「老頭，你知道老頭說的更狠，他說：『連人都可以假，東西更不成問題』」

「你們到過日本麼？沒到過吧！可是你的兵為什麼穿着日本軍服？」

「這衣服怎麼弄的？不容易弄！」

「你不要這麼固執，我們來為的是你，完全是一番好意。你應該明白那個姓侯的，早已不是我的部下了，他來投效，並沒有我的命令，捨你，我更不知道！」

「這話也許是真的，可是我沒抓着姓侯的之前，請原諒，我不敢相信！」

這老頭真固執，簡直把我氣壞了。——雖沒抓着瘦猴與對質，可是他的部下却來了！他的話，一句也不可靠嗎？」

「他既是那個土匪的人？為什麼我要捨棄他，你又擔保嗎？這不顯然是作好了的圈套麼？我決不^信這個當。哄得^我開門^下半個你們好進來報仇，是不是？」

我馬上抓住他這露洞進攻：「你一口咬定我是來報仇，那我把^你扣住，殺了^不好了好了，為什麼你要跟我^這瘦猴^作對呢？」^這事^不可^說。——冤仇宜解不宜結，^這邊去的^事，只要見了^那姓侯的^就開門^下半個。

非曲直，如果沒有條王老虎的關係，咱們朋友還是朋友，現在想使復交情還不到時候！這債弟兄，你就說是他的部下，我也不便為難。

卡全勝在那邊大叫道：「村長！你要抓的是侯隊長，現在他已信了漢奸，你想抓也不容易，我是他的部下，還可以算半個漢奸，

只要你說，槍斃了我，你同王司令就以合作，抵抗馬上就要來的敵人，我願意死！」

卡全勝上就攔住他的話：「不成！你這條狗不值錢，可是你這顆

良心，却不能毀那些頑固的傢伙槍斃了！他既說我們是假的，就算假的好了，回頭敵人來了，咱們作同是嗎？給他看，一定敢鬼子拚了

我們，我們所係的是國家。這次我們來是他請來的，既不要我們幫忙，我們也不去討這無事，犯不上祇替他這一地的人犧牲，我們到那裏也是打敵人，這一股人，雖然不地道，這可不是我們的責任，是我

何人負責任？

了，我發覺一轉眼，老頭就在旁邊說個「對」字，我就完了，老頭說請我將樹這樣更好。」

動搖不我聽着老頭說：「當然這樣好，可是春包誰能得先跟你的姓黃的黃送他明信卡。」

你姓。條件應該管你說：「老頭很吃驚，問：『這個人肯對老頭說，春六十我你這個人弄的時候，你還不能推後腿。』」

由，一聽這哈哈手笑，一平姓黃的決不是這種人。他大膽的問和說只救時張書寫是卡。我說：『我出錢了。』

「對！」

「各拼各的？」

「對！對！誰怕各不相識！」

「五分錢，我付定！」我一把拉走中靈勝的手，和老頭離開。

五老虎

101

在伏天很毒的太陽之下，不知怎的，我却覺得冷森森的。跟上河灘用太平寨的光景大不相同了。

八

就在那天下午，敵及據臨河縣出動了五百多人，並附有兩門小炮，一發炮發，直奔太平寨來。由我得到消息，敵人離我們防地只有六七里，被敵人燃燒的村莊，所騰起的濃煙，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依老秦的作戰計劃，是我們既開正面，讓敵人直接去攻寨，敵人既攻寨，替村長的兵力，就不能不出來抵抗，乘敵人力量消耗，情勢不多時，我們再從側面抄襲，這不僅是幫助村長，而且我們能殺得敵片甲不歸。這本是很正確的戰術，可是我那會兒氣糊塗了，完全聽老秦的，決意採取包圍戰術，我聽了，決意聽從老秦的三點防禦，左更有一道沙河作我們側面屏障，由

大老赤帶也不都奔火相領降地。靠右裏有江相張氏的射班。黃射像
癩癩的土庫住完，也在這裏，佔有三十幾戶人家，除了幾家長工佃
正屋外，大半都是姓黃，現在佃農人羣中已進養，我幾個看門的老頭子
，也反鎖上門逃走了。因為黃村在形勢上相當重要，如果敵人佔領
了，黃地就可以攻大赤平，還可以射往刺黃地座的砲臺，人海潮經過不
消兵，所以我就派胡會祥帶着大隊兵士由大路無那裏抽下來的，一
百多人，要他死守，無論如何不能放過。我請射班黃家收養我受計租銀
，我們一定會狂撲黃村，等他決意投降時，我們在正面及左翼以及右翼部隊
，射的兵士，就可進擊他，他全無高處是個領兵，結的戰術也可借用的地
，不不不，而且敵方也沒完全照我的計畫走。

果然，我的指揮隊，現在大路兩邊，一隊林林裏，是敵軍的隊，八十
幾個兵士，在江相領外，在正面午車路兩邊，地裏，也佔領了二十幾十
名騎手，我全領他們，一隊是六隊，敵方不難也，他時就搶動一回。

扮向後退去。

在同一个時候，有三四個地方戰鬥，向本旅攻入的敵騎兵，也大半被解決了。可是敵就因為場地是榆樹，騎人大隊才停止前進，馬上把隊伍散成一字形，節節向我們進攻。我們的人數雖然沒幾多，可是我們佔了地形的光，佔了季節的光，如果我們不是在這裏住了幾天，地形就看得清楚，就不能配得如此適當，如果不是正趕着牧畜正熱的季節，這一片大平原上，無論怎樣躲藏，也不能瞞住敵人的眼睛。天時地利人知是作戰的三要件，我們所差的就只是「人」和「了」。但是這教我有什麼法子呢？我只能就我現有的力量拼了。

敵隊開始向我們全線進攻，有的敵人沒跑到我們陣地前，就被打退了，有的却從架橋處撲進來，殺到陣地前，又被我們的預備隊趕回去。敵人是，命頭一次攻擊，殺得慘極了。可是我們的死也傷亡幾百人。

敵以猛攻攻擊失敗之後，又繼續着攻左翼大老黑的陣地，他這陣地故，故撤率剩我們左面的兵力，我們的駐軍少，是陣中唯在面皮活更實得陣地。果然敵入向我們狂衝幾炮之後，陣中陣中砲火向胡德勝的陣地轟擊。胡德勝那裏離我不過二里路，爬在樹頂上望得清清楚楚，只見幾團火燄，胡德勝之後，幾座砲樓給轟得歪歪八斜，敵又砲彈還不斷的向不遠處通通之聲，簡直像打雷一般，半點聽不到，搭大的，一個黃銅，被火燄濃烟包圍了，只聽敵我後方的槍聲，亂成一片，我怕胡德勝那面頂不住，馬上派了一排人，要他們快去增援。

援救上去之後，我苦笑着向老齊說：「咱們玩的是空城計，這半句拍筒馬驚要難辦了！」

老齊說：「這半天也聽見老頭的人向地坎就是陣定注意着說話了，再會兒頂不住，我看還是向後撤一步吧！」

「六斗管他來不來，咱們要打就打到底，怕後一撤，更是作笑話給人笑話。」

「誰有時也是固執得硬，老齊！」聽我勸說，他沒有再說的話，就接着說：「那我也只有陪着你，看看為甚麼壞了。」

「我說話之間，有一個信令兵飛奔來報告：『司令官，右翼隊不在，前隊是陣亡，敵人已衝進村。』」

「那有什麼？」我伸開時問。

「前隊是陣亡！」

「陣亡！真得要我的命嗎？隊長！」我差點沒瘋了。

老齊說：「冷靜點！我帶援隊上去！」

「齊不用！把援隊交我，陣好守正面！」我扯下小衫，帶着五個人幾個大面盆陣風似的，向黃村跑去。對村口陣，正有幾個血淋淋身長的傷兵耐着，還以我手槍上舉，要衝過去？那是敵人的騎兵，甚至以騎兵

村頭又抽身，怒焰騰起，就地吐痰，罵罵不絕，罵得那些敵兵
六面放炮，一面倚着斷垣殘壁向我開射擊，我倆的長槍也分
披在房屋內，隔着門窗還擊，但大部分的人，都集中在房屋內，人
拼刺刀，一時鎗聲橫飛，殺聲震天。

在村西口，還有我們的十個排長，攔攔着三十幾個人，堵住敵
人軍隊，所以我一進去，得從容的消滅突入的敵人，我帶着二十幾
個奮勇隊，那裏危險向那裏上，那裏吃緊，向那裏攻。這場混戰打
得敵傷亡都分不清楚是誰了。我們有時誤傷到自己的人，而敵兵
也將刺刀插進他個個的肚子裏。真歪面直的人，軍上有的相去不
遠，有的衣服脫下，同是黃面，有的敵人，簡直不容分。有個士兵說：
「敵人不穿鞋皮鞋！」于是我們見了敵人的屍體，衣褲都永遠穿不
了。自發現這個訣竅後，沒有幾分鐘的功夫，敵人退出了村子。我這
才連刺下兩槍，一看，以橫額擊的盡是死屍。

……

……

……

……

責任對我，我替他了，更好，不幸要是賜他下獄犧牲了，請司令給我爸爸寫封信，就說他兒子爲國犧牲了！」說着，他擦着眼睛，從貼衣口袋裏掏出一個小日記本來，在裏面取出幾滴汗水，這滴的僅片，隱約中可以看出是個女人家，他說：「這是個會超度過我而又救過我的女子，我總怕以後會再，重傷了她，現在好了，我們永遠是天下第一了，她超度我，不容易了！我的天哪！」他親着臉要親哭。

這真把我嚇壞了，這什麼時候，這使我感到可怕。我把那女人像向地下一掃！

「快走快去，不去就滾！」

「快走快走！」

我又被又滾了兩個弟兄，滾了兩樣東西，我急得直叫：「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他倒走了之後，我又在砲機附近找尋卡。全勝的屍身，他已經被
海風雨吹走了。我的心似乎也跟着碎了。我恨不將那大哭一場，
幾了沒幾分，余志明從村外進來，一見我說「天哪！好容易！
大了！」

「我養了！是真的死了麼！人呢？」我問。

「我這會兒就送到了！海面上下十幾公里呢！」

他要掛念的時候，他們在他身上蓋着一張破席，担架上血水還不住
滴下。我試了試，想揭開破席看看他的面容，但終于沒敢揭開。
我對我說我是個應該硬起心腸的人，可是這天卻硬不起來了。要不
是怕他掛了，真心，我還要放聲大哭。我繞着他屍身轉了幾圈，
眼裏都含着淚。我揮了揮手，對余志明說：「幹吧！把屍體一拉水
池，會把屍體的屍身，想這海裏那裏那裏時，心裏會多麼的
痛苦。放在屍身上，由余志明送給黃海裏。信是這樣寫的！」

「李濟先生」這位身中十七槍的勇士，是我們生死患難朋友，也是通國英雄戰時的「領袖將」。按我們私人親情說，實在深願他與李前次死法，在國家親神局熱說，他死了就實在可惜，雖然他只是一個做來不是懂的小隊長，但在抗日戰線上，他總是出盡了力，幾盡了心。

我個這位朋友，生在那個時代，他與我們同食同飲，同甘共苦，他不知享受有何物，入伍以後，半年來隨在戰期，幾忘「食」字，他與我同去來，他隨着，與老先生戰戰兢兢，在戰場上，他與我同中，同受感痛的，他就是我這位應生的朋友，他會說：「這『應生』一輩子，也沒人像這樣痛過他。」此次他部隊約來此之前，他會特地為他收瓶啤酒兩瓶，預備與老先生喝，痛飲一餐。不曾想好從軍旅罷，政先生與他部隊發生誤會，他司令部大廳裏，他與我同，期與我同，他與我同，他與我同。無怪先生是感見在戰場上，竟與

由釋此地。我們這位朋友，是乘輿而來，乘輿而返，更遺憾酒已盡，鮮子砲火之中，無從覓尋。我們這位朋友，亦被敵軍推殘。古語先戰無功，傷者亦多，幸有共同，百群的戰友，是已不可勝了。又這是在友胡得一陣生前念念不忘之事，故特專行奉告。

中，更現險境。正惡，敵軍官兵已盡，死傷極多，決不許作倖生還之計。惟心者，海軍，傷者，實不願任其必死，故特專行奉告。對上，亦不願其死，亦不願其死。對上，亦不願其死。對上，亦不願其死。對上，亦不願其死。

獨立第X遊擊支隊司令部參謀齊明健上。于砲火聲中。一斷角走來，窺窺封箱。我與事後才知。那時侯，用線心，確確實是。齊明健，是由軍曲名向頭求救，我決不肯給。我起槍了。於是，拼死了。後下，齊明健到向我說：我這隻有幾個人，還有幾台打。胡小

時上接連發現有敵機不斷的警報。不過，我總是覺得他還好，是敵機對面連一個樹林裏，只要他一露頭，我就射了他。

敵機台機往來飛行湖上梭巡，這時已是午前五時左右，四時天空，真像激盪的沸騰的火焰，已逐漸熄滅，那幾架敵機，在煙霧上升。敵人一場接一場是傷亡慘重，沒敢再蠢動，彼此互相射擊的槍聲，也只是零

星，偶爾有一兩發砲彈，橫過天空，也顯不出緊張來。

這樣沉悶了有半點多鐘，忽然村北槍聲劇烈的響了起來，有個兄弟飛奔來報告說：「敵奸帶着四五十敵人，從小路抄過來了！」

我馬上派人給老齊送了個信，要他小心敵人偷襲。我自已帶着二十

幾名偵察隊，向村子北口跑去。到了村口，守兵告訴我：「瘦猴在那片樹林裏一鑽，又不見了！」我一看那片樹林，離我並不遠一百多步，可以衝進去。於是便喊了聲：「不怕死的跟我來！」當時就有三十幾個人答：「不怕，我們去捉瘦猴！」

現在我就忘了那幾步路是怎麼走的，我們一到村口，就被樹林裏的敵彈，打倒了六七個，敵人的機關槍彈，就像成羣的蚊蟲一般，在耳邊上噝噝地叫，子彈落在地上，簡直跟下冰雹一般，把泥土都激起來了。

我們就在這彈雨之中，一氣跑到樹林邊上，可只看清敵人的面孔了，當我手榴彈要向裏投的時候，那短一個「殺」字，只出了半個音，覺着眼前一黑，兩腿發軟，像挨了悶棍似地倒在地上，隱約中覺得德國殺聲四起，我忽然想起「全軍覆沒」四個極慘的字，心裏一急，竟全昏迷過去了！

及至神志清醒時，我已躺在柔軟舒適的褥子上。看對面粉牆上入的月份牌，已是八月初三，問面前站的那位侍衣小姐：「這是什麼地方呀？」

「太平寨康時表護理醫院。」她使使地往外邊一指，就拉開門，像

九

九

我對書寫在報紙，應當都被機關槍彈打斷的咽喉就血過多，而且書寫心機更急，所以就暈了過去。

狂變導致後最初幾天，溫度很高，精神恍惚得很，據他們事後善於說，弟兄們把我從敵陣前搶救出來。給進寨以後，儘迷迷糊糊的說瘋話，見了人就問：『怎麼像我和的人還剩幾個？』『分明是白天的時候，備要說夜探，護着我老齊，要他把我領進寨去，務期是黑夜，而我偏要說那燈光是有盡的。要胡德勝攻擊，特像此類的笑話。』『要，請得他們很熟悉，都說：『傷重，大家都別跟他談話，要他睡好轉養。』所以昨晚門已經關法，因狂變之後，我連不知道事情究竟是怎样變化的，依然是迷迷忽忽地在夢中。

五老虎

二二七

那位白衣女子，這幾天來，在我眼前恍來恍去不知有多少遍，她是誰？也許我問過，但是已記不得了，她在這裏幹什麼？我也摸模糊糊說不上來，總之是，我的腦子沒向這一方面用。

及至她一說就是「太平寨臨時救護醫院」，我便完全清醒了。這仿佛是我所想的，正是跟太平寨有關的許多事情，這才算把我從幻境中拉回現實來，就仿佛跟一斗從半天雲上掉到地面上，清醒之後，我心想：「我怎麼會躺在太平寨呢？」可是等我問她的時候，她已掀開簾子出去了。

我剛開始看這屋裏的陳設，這仿佛是一間女孩子用的書房，粉牆上懸著幾張白衣黑裙的女孩子照片，從窗外進來很柔和的光線，一直射到我所給的白棉襪單上，靠窗擺有一張紅木書桌，兩把靠背木椅，桌上書簿筆硯，大概早已移去，另鋪上一張白報紙，上面擺著一些亮得耀眼的銅盤，裏面堆著幾堆棉紗，錢銀銅子小剪之類，在

真是奇怪，前七天精女着幾個燈籠，我以為前幾個在傷兵醫院那邊的，不料昨晚又在一個要拔飛警場內看到，這是多麼數人想不到明會的事情呀？

我正在那裏詢問，門簾又動了，那個白衣女子，捧着一個白瓷鉢，輕輕地裏夾着一把銀匙，輕輕的走了進來，她把鉢放在牀頭舖，對白布的那兒，對白布的一司令！你自許辦嗎？不辦嗎？我嘆你，亦「這是我辦的好了！」

我忽然想起頭來向瓷鉢一望，可是看不甚清楚，「那是什麼東西？」

「這盞！」她說。

「我不喝！」

「喝點吧！這是大補的！」她睜着大眼向我說。

「有沙于沒有？」

王四老

一一九

「你怎麼又抄手？」她很驚訝。

我說：「不是海參泡湯，海參泡湯裏面，沙子是很多很多的。」

她莫名其妙地笑了起來：「我不懂你的話，你快喝吧，人家外面還有幾個人等你喝了湯，好進來看你呢？」

誰知道她用銀匙舀着像小米湯似的東西，硬向我嘴裏灌起來。我只吃了兩口，就覺着比胡得勝弄的海參疙瘩湯好吃，很甜，於是我不等她讓，伸手指過圍盆，湊口氣，把牠喝不進去，一連吞了兩口，再吞兩口。

「這可不就是嗎，多喝了與你傷口有關係。」她用銀匙舀起一片，吹吹，還有個很長的聲音呢：

「原來是告訴司事，你這海參疙瘩湯，是外埠的，不是本地做的。」

姓黃的老頭子！」我非常驚惑的問。

「是我爸爸叫我，我爸爸專員到連西縣兩天，才看見了你幾次，你都着迷不醒，口糊神我告他假，他金天無輕重，人家這才又來看你。」說着，她取出一封信子，「這信你還不曉得？」

我又問他：「我還有別姓黃的親戚，他傳到他的消息？」

他說：「是不是跟我爸爸病得的那個齊明人，他天跟范專員在開市廟開會，一會兒就來。」

「對不對！是姓齊明人？」我很高興的說，接着又問她：「一條又是那一個？」

「你怎麼這麼糊塗呀，我不再告訴你幾十遍了嗎？我就是剛才你所說那個黃老頭子的女兒，我叫黃玉鳳，爸爸叫我來伺候你，在關帝廟也有一大批負傷同志，我們全黨婦女二部已動員起來，在那裏照料他們。」

「據你依你說來，我們沒有打敗仗？」我說。

「爸爸帶着隊伍，出寨一打，小寨跑了三四百，還能算是敗仗？」

我正要向他這仗是怎麼會打勝的，外面鏗鏘鏘鏘來了一片腳步聲，玉鳳聽了聲「他們來了！」就奔過去把竹簾高高掀起。我一看一共纔四五個人，從院中石階上走來，頭一個進屋的，是一位穿着馬褂的老先生，留着八字鬚，第二位是老齊，這幾天的勞累，已使他背脊有些彎了。我一見他，就好像見了親人一樣，不由的一陣心酸。在老齊後面的，就是那位雪白鬍鬚的黃村長了。他的脊背彎得更厲害，走進來向我望了一眼，馬上又低下頭去，帶着無限抱愧的様子。我從玉鳳口中的話推斷，大概這次能一轉敗為勝，「老先生一定出力不少，便把一臉的情怒，完全消失了，望着他那雪白的頭頂笑了一笑。

范司令，范築老先生的老老垂向我介紹道：「這位就是我常常提到的的。」

「曉不范司令！剛才他們說范專員范專員，我一時鬧糊塗了，沒想到就是你老先生！這裏不敢當！不……」我說着就向起掙扎。

范專員馬上邁步過來，用手扶住我：「不必起！不必起！你傷很重！我舉晚了一步，早知道你們中間有這誤會，我起來抵許可以解決，好在現在我們吃虧不大，敵人跑走的也不多，總算是一個勝仗！」說着他扶我躺下：「你這樣很吃力。」「咱們坐下來談！」他望着老齊和黃村長說。

我因為急于要知道這個勝仗怎麼打的，便要老齊把前因後果快快告訴我，不然，也許會因此整出大病來。

老齊說：「不忙，你瀉血，血不再流了，我慢慢告訴你。現在正紅旗歌令，喇嘛僧人，因事去，由和尕，沒想到這陣又來，咱倆一老一少，「硬釘子」，他當場陣亡了三百多，受傷沒弄走，有六十幾個，全被埋了。此外我們辦到，何祿附大砲！」

蕊用舉笑說：「早該是功績的，你不傷身，告訴幾個，他是怎麼打勝的，這話比啥話還靈。」

我一聽這話，就仿佛已經吞了一粒順氣丸似的，馬上神清氣爽，這話也吞了。一聽小對白，我不是這意思。」

「老齊望著黃玉蘭笑，道：「小娘，我得講，你這事，我跟他多說幾句話，不礙吧？」

黃玉蘭也微笑道：「別讓俺們，要像說話，請你高懸，多說幾句話，再講家，就使個去與。」

我這才知道，過去幾天這屋子少有人，原因原來她搗的鬼，不免又使又愛的望了，她一眼。

我不免再繞圈子說了，我直捷取途，那本意，想說這吧，老驥當我情在黃村激戰的時候，其實村裏就有憲兵，其所以遲遲不決的原因，是不明敵情，與我們也沒有連絡好，其實這也很容易解決，可是老頭却不願輸這口氣，彷彿他死張口說說一說，算雲了人互推也是他沒有錢，有我的牌氣之理。可是老頭雖聰明，幫助我，但與暗中時段，他的兒子，要他死，他死在戰場外面，與傷的士兵，雖難能能操練休養，可是表面比老頭，然畢竟看坦然的樣子，沒關係，沒關係，計外鬼，敵難我的，養他，養他，六個，不，六及至聽到我剛推面，傷亡的人數太多，而且又看黃村已毀于炮火，老頭出兵的，悲憤與激發，計，但能，沒，直，接，通，知，老，平，只，是，按，拍，已，的，意，思，派，了，三，個，軍，賦，轉，機，兩，軍，妙，到，敵，人，後，面，由，他，指，示，以，的，脚，趾，頓，在，水，平，線，上，專，等，賊，匪，的，奔，來，了，他，才，帶，着，大，隊，從，此，面，迎，擊，注，法，老，頭，會，說，以，果

這那個姓侯的，是當了漢奸，騎着敵人來洗他的寨，他甘愿向王老虎磕頭結拜。如果不然，姓侯的仍在王老虎的部隊中，不管這個姓侯的是死是活，總脫不出我姓黃的手心，那時再質問王老虎，看他還有什麼話說！

老頭把隊伍派出去沒多久，就接老齊給他那封信，在老齊是一種遺將的辦法，他知道老頭是個純腸子人物，首先以感情激他，然後再以言語刺他，決不從正面求他幫助。老齊事後向我說：「如果這封信不成功，我不管你願不願意，我到天一黑非撤不可了，像老頭這樣剛執的人，不碰釘子，永遠不會覺悟！」老頭一見這信，大受感動，馬上就派他的兒子黃寶生，先帶了一百多人，來向老齊接頭說：「請你們再頂一小會兒，寨裏大隊，馬上就點派出來！」這雖是在老齊計畫之中，但是他聽到這消息，也大受感動，馬上就派黃寶生：「王司令不在你寨村上，那裏有寨，你快去守

佳！

當黃軍帶隊援兵，從村南口進來的時候，正是我帶着奮勇隊出村北口去捉瘦猴的時候，所以我在受傷以後，就被敵人捉去的原因，正是因為有了他們來，我倒在地上所聽到的殺聲，也並不是敵人，而是他們這一百多壯丁攻擊前進的號令。我得趕快聲明一句，這太平寨人民白衛隊裏的組成分子，是大刀會、小刀會、紅槍會、黃槍會，扇子會等五花八門的人都有，黃子清大概過去曾經是在這會社中作過團主，後來年紀到了，而且明知道這是騙人的玩意，爲什麼還把整個年青小伙子，弄得昏頭昏腦的替人家賣命呢？可是他在那湖下那種愛管閑事好交朋友的性情，還依然保留着。他在地方上處理什麼事，不一定全是公平，但居心却從未自私過，所以很得地方人敬愛。只是類似這種組織的民衆武力，他們一上陣，不管被敵人遠近，只是一路「殺」聲向前跑，戰鬥力並不跑到那裏，但

是威勢極吓人。

他們把我搶回來向太平寨帶，走在半路上，將軍喘着老頭帶着大隊援兵到正面趕，我是迷迷糊糊什麼也不知道，老頭却吩咐把担架的，一直抬到他府上，要女兒好好照顧我，他便上去跟老齊對圍圍感數人。

敵人在跟我們打的時候，已經傷亡了二百多人，作戰實力雖然還有，但是摸不清我們的實情，所以老齊遲疑不敢進攻，及至看準了我們動盪不大，繞道來包圍的時候，却已被我們這面先發制人，他已陷在包圍中，還不知道。我們這面担在圍擊的部隊，到達了攻擊位置，便一個殺聲，由四面入方向中間敵人進攻，這場戰事，足足殺了有一個鐘頭，將近天黑才真稍靜下去。敵人的命令也相當機靈，他一看勢頭不好，也沒敢向他的部下通知退却，便押着殘兵，從高粱地裏跑了。

據報者說猴被敵人司令扣押的幾個警察，跑回來說，要不是敵人走得快，他們也會跟瘦猴一樣，被敵人一刀把腦袋砍了。

瘦猴也會被敵人殺了，說起來這原因頗可笑，敵人說瘦猴是我教法的取間諜的，有意的引他們來進這龍潭虎穴，所以敵人司令在慘敗退至中途的時候，越想越生氣，越生氣越覺着瘦猴這小子可疑，所以他就問那幾個警察：「這個姓侯的，是不是王老虎派他來害我們的？」那幾個警察心裏說：「說是的，我們不會活着，說不是的，我們也不會活着，反正左右是個死，而且這死，也是瘦猴替我們召來的，不若先看着瘦猴死了，也解解這口悶氣！」於是便不約而同的齊聲道：

「是的，我們有好幾次想向司令密報告，但是沒有機會，侯局長監視的又嚴，我們連門都不能出！」

瘦猴一聽這話，就急了：「你們得摸摸良心！」

王老虎

幾個弟兄怕瘦猴把話說死了，便說道：「良心都被狗吃了，還有良心呢？有良心你就該好好替人家司令官作事呀！王老虎在太平寨，你不是不知道？爲什麼還領人家來跳火坑？」

敵人那位司令官，大概也是有了成果在先，不由瘦猴分辨，抽出腰刀，就在路邊上一刀把瘦猴劈了。

他們在村裡掃蕩戰場的人，怎麼找也找不到瘦猴和敵人司令官，問一問俘虜的敵兵，他們說：「大概是跑了！」——昔村長此時是對全局大概已經明白了，瘦猴跑了，連不追到沒臉，可是老齊却覺着這是一件憾事，他也不是爲了捉瘦猴回來對質，而是覺着瘦猴越着，越是一個後患，再加上明知敵人的司令官，只是帶了三五十人跑逃的，追上去打死或是捉捉，都有很大的代價，所以就吩咐大老黑帶着六十輕裝部隊去追。大老黑因爲好朋友胡得勝之死，是死于瘦猴之手，聽說瘦猴跑了許了幾試，相請老東亦允許他去追，可是不

敢相信，一定敢追得上，所以老黑是沒有開口。及至老黑一命今到他，馬上說：「好，我去追！」老頭一看人家這已經打了大半天仗，還得筋疲力竭的人，硬要去追人，覺得很過意不去，便也幫他兒子黃寶生，帶一百人，協同去追。半夜以後，他們才趕上敵人，可也新因爲太性急之過，看見前面有手電燈亮，便開起槍來了。敵人是打怕了的鳥，一聽槍響，便四散奔跑，敵人這一慌，給那幾個警察一逃命的機會，除了有三五個被敵人槍殺以外，其餘十八個趕着瘦猴的腦袋，跟着大老黑一撥回來了。

雖然是個險仗，但是結果却也相當的慘，老頭個到這裏以後，什麼話也沒有說，就跑到胡德勝和卡全勝的屍身旁邊，大哭的痛哭了一場，馬上把自己老兩口的楠木棺材捐了出來，並同其他同時陣亡的軍民，停放在廟前廟，還備我好一點了，就開一個盛大的追悼會。

就在這時候，范築先從聊城趕了來，他來的原因，是接到我們打死了敵人一個師長長的報告，知道我們俘獲的文件很多，報告中也許還有沒有提到的有價值的情報，再就是他也已接到中央准許他擴充的命令，他會答應可以救贖我們，所以范築先特地趕來看，我的隊伍到太平寨，是他從那個送俘虜的外隊長口中知道的。

到了這裏，才知道太平寨也有一枝民間武力，而且這枝武力又是剛調與我們調過一場誤會，雖然還沒有直接衝突弄到兩敗俱傷的程度，但是看到那些因兩方在戰時不協調而致死傷過多的情況，心裏也不禁感慨，他說這等雙方都有錯誤，在我這一方面，是失之于太濶，在復叛叛變之後，就應該在請你救軍協助的時候也同時給各地民團領袖一個通知，像捉拿匪類這種以軍事手段進行，老百姓有功的即使當時忘了普遍通知，也應該在條件中順便拘捕，張一聲，這樣一來，就省了許多事，再請出以活，我們忍辱功夫

，還作傳來稿，這也是一病。經費村是那一面，說他「又英之干大精神，可以你跟王司令的交情論，雖然是相處不久，但也是一見如故的朋友，像這樣的朋友，王老老因為六令這幾年關係不認人，永遠是王老老作了兩件事，他決不認人，如果他是真爲報仇而來，也不一非在那幾天不可，何以事要苦守在那裏不可呢？再一個，是那一分姓王的弟兄，王老老可憐了這個漢子，王老老這信是你前寫這是假的，王老老底下沒這樣好人，王老老是你一生最大的缺點，你老老看一個人有了米粒大的缺點，便把他放大到幾千萬倍，在你認爲王老老全認果真是跟瘦猴去的，王老老也認安好心，王老老要不是跟瘦猴去的，王老老就不是一個東西，你就沒想想當初你爲什麼要那樣招待王老老他們呢？你跟他們看親有甚麼？王老老不是你那股熱腸子，王老老的老老即是後來想開了，王老老有開出大的錯誤來。」

范維新的這兩段評語，王老老說得最精，最妙，最透，最透的佩服，這也唯有

這附以公明嚴正的批評，是在我那病房裏當場說出來的，其餘許多過節，是我陸續從各方聽來的。

按他們的計劃，是等我傷勢見輕了，再開追悼陣亡軍民大會，改編雙方的武力的。可是我的傷却越來越重，治療設備太差，黃玉鳳小姐費盡了力量，也沒法子使我的兩腿不腐爛，而且改編的事情也很急迫，太平寨也不是很安全的地方，所以范專員就命令：

一、追悼會提前于「八一三」週年紀念日開。

二、雙方武力合併為一混成遊擊支隊，支隊司令田齊明健代理。

三、前司令王大鵬着八道送後方休養，俟傷癒後，再行復職。
四、太平寨黃村長，着以客議名義任用，襄助齊代司令殺敵立功。

范專員還和我有什麼不同意的地方，特地這幾天我商量了一次，

我有什么不同意的？馬上就說這樣很好，不過我非等開過追悼會才走不可。他原是怕我會時傷心，有礙傷勢，可是我說我決不會有那麼多的眼淚。那知到頭還是止不住情感的奔放，大大的痛哭一場才走的。

現在，腿已好了，戰場是跟我已經無緣了，但是一想到過去的事，過去在一起共過患難的朋友，不禁就跟淚在眼圈裏轉。

王老虎

三六

民衆文庫

故事類書目

國立編譯館編輯
教育部民衆讀物編審委員會印行

血裏開車

日空軍駕機投誠

拆鐵道

血戰陸渡橋

具子

血戰臨沂

抗日英雄故事集

父子會

戰場故事

殺敵除奸

山東好漢

木蘭從軍

剛鬚日本軍曹

截根船

萬年恨

黑費

太行烈士

殷家寨

四件寶貝

敵兵投誠記

三打店

蔡清從軍記

醉木匠

彈弓老人

老醫生

飛將軍歸隊

空中軍神

熱血忠魂

漢奸夢

台灣同胞抗倭記

禿抽錘

買家橋

齊國車夫

王長年

王老虎

敵機同仇（凡百餘種）